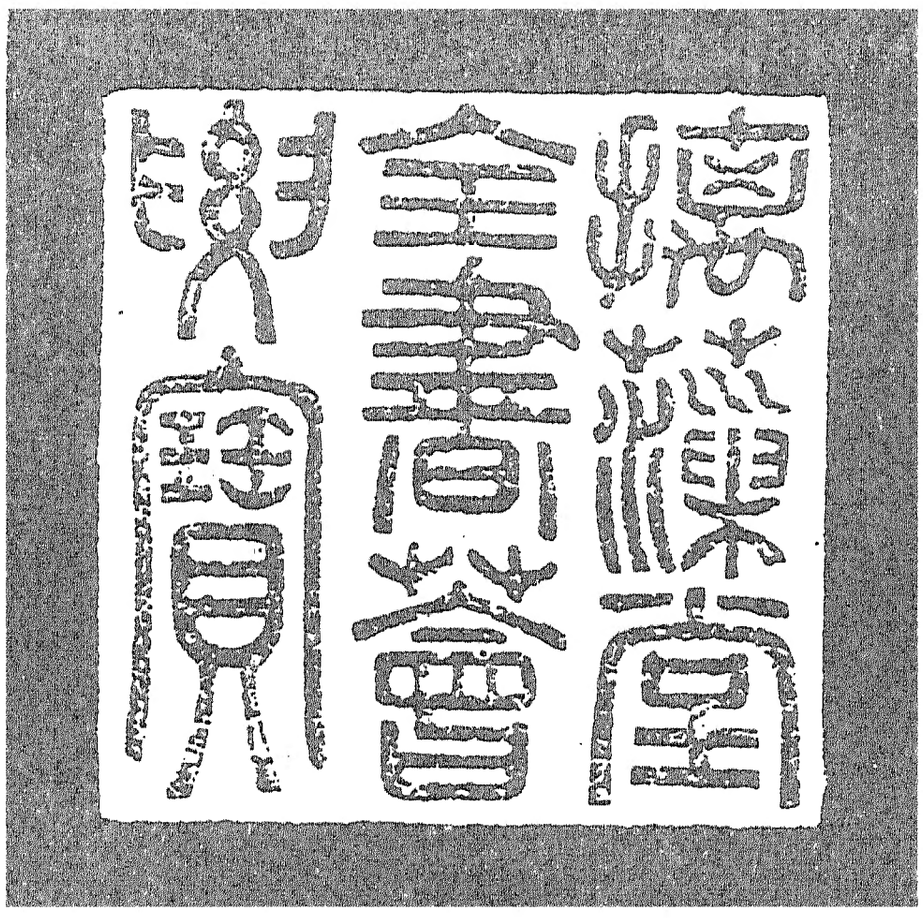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四冊

Z121.5
CH1
54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學圖書館

ZJU001016162

御纂朱子全書

〔清〕康熙五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纂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 御製序 目録 卷一

臣 王杰 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製朱子全書序

唐虞夏商周聖賢迭作未嘗不以文字為重文字之重過五經四書每覽古今凡傳於世者代不乏人秦漢文章議論無非因時制宜諷諫陳事繩愆糾謬絶長補短之計耳若觀文辭之雄摛藻之麗古人已有定論予何敢言但不偏於刑名則偏於好尚不偏於楊墨則偏於釋道不偏於詞章則偏於怪誕皆不近乎王道之純予少時頗好讀書只以廣博華麗為事剛勇武備為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親擐甲冑統數萬子弟深入不毛沙磧乏水瀚海指揮如意破敵無存未十旬而凱旋可謂勝矣後有所悟而自問兵可窮乎武可黷乎秦皇漢武英君也因必欲勝而無令聞或至不保者豈非好大喜功與亂同道之故耶所以宵旰孜孜思遠者豈不柔近者豈不懷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王之道不可為反之身心求之經史手不釋卷數十年

來方得宋儒之實據雖漢之董子唐之韓子亦得天人之理未及孔孟之淵源至邵子而玩弄河洛之理性命之微衍先天後天之數定先甲後甲之考雖書不盡傳理亦顯然矣周子開無極而太極通書之類其所授受有自來矣如星辰繫乎天而各有其位不能淪也光風霽月之量又不知其何似二程之充養有道經天緯地之德聚百順以事君親前儒已誦之矣至於朱夫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釋大學則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於至善無不開發後人而教來者也五章補之於斷簡殘篇之中而一旦豁然貫通之為止雖聖人復起必不能逾此問中庸名篇之義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未發已發之中本之於時中之中皆先賢所不能及也論語蓋則逐篇討論皆內聖外王之心傳於此道人心之所關匪細以五經則因經取義理正言順和平寬弘非後世借此而輕議者

同日而語也至於忠君愛國之誠動靜語默之敬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祗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故不揣粗鄙無文而集各書中凡關朱子之一句一字命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素日留心於理學者彙而成書名之朱子全書以備乙夜勤學庶幾寡過雖未能亦自勉君親之責者朕又所思者朱子之道五百年未有辯論是非凡有血氣莫不尊崇朕一生所學者為治天下非書生坐觀立論之易今集朱子之書恐後世以借朱子之書自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未敢自有議論往往見元明至於我朝註作講解總不出朱子而各出己見每有駁雜反為有玷宋儒之本意況天下至大兆民至衆輿圖甚遠開地太廣諸國外蕃風俗不同好尚各異防此失彼之患不可不思若以智謀而得人心如挾泰

御纂朱子全書序

山而超北海也以中正仁義老成寬信似乎近之凡讀是書者諒吾志不在虛詞而在至理不在責人而在責己求之天道而盡人事存吾之順末吾之寧未知何如也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夏六月敬書

御製讀朱子全書

少時慕才華研精味辭藻微言探月窟逸興橫雲表措思每廢餐凡忘昏曉雖云俗慮無却被詩魔擾至理在目前棄而求深窈曠蕩無所歸悵悵盈懷抱近讀文公書習氣從茲掃因知九仞山一簣功不少作此聊自訟詎足云見道

右謹依　御製詩初集恭錄

光禄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兹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朱子全書總六十六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呈臣光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道光載籍統承四子之傳德備文明象應五星之聚非為一時而出樂有
後聖之知果不虛行殆同親炙蓋
繼天出治職兼總乎君師而
稽古右文功乃隆夫作述五百歲之遥源斯在二千年之正緒聿新臣光地等竊惟危微心法肇自
伊耆終始大成集維元聖中間言天言性者則
有禹臯成湯言德言學者乃由阿衡傳説丹書
垂乎敬義周禮著夫中和逮洙泗而發揮無餘
歷漢唐而明昧相半直至濂溪默契道體親授
二程爰得考亭剖析精言兼綜諸子斯文賴以
不墜後學由此弗迷然其道理蘊於江沱惟其
書流行於海内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全
編則剝蝕經坊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其
心典極累朝尊異之隆文經
乙夜校讐之久如
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
心畫羲爻
身符夏度
功邁文煬猶兢兢業業以勅幾
仁熟義精方乾乾孜孜而論道
謂朱子為諸儒之醇粹不難以
聖而下學於賢故其書為六籍之津梁將俾沿河而東
命官而授簡發凡起例無非稟
至於海崇其禮秩方自庶以升堂奢其遺編乃

聖心之裁成提要刊繁逐一經
御筆之刪定雖至微文碎義周覽甚詳轉注諧聲摩求
必當沍寒蒸暑未嘗輟誦於
萬幾之餘夜漏晨壺不聞停披於寸晷之暫是用規模
晝一條理分明自小學大學以開端漸及四書
六藝合道德性命而一貫極於聖統王功文約
而彌該義備而不複權衡取舍必得其肯綮之
精次第後先一準於施為之序歷選六百年來
編朱子書者其得詳略輕重之中誠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豪聖聖相承如合符
節孰能與此哉加以
親製序文冠諸書首大義微言之秘啓發靡遺脩身覺
世之方會歸一致於是
頒諸宇內使儒林有入聖之階梯布在學官凡來者得
窮經之指要教思若風行而雨化徯志自谷應
而鍾鳴臣光地等章句習深經籍道覩生逢

堯舜尚慚比戶之民少學魯鄒誰是及門之士簡紊言不
如韓愈惟荷
訓誨以成編校書遠遜更生幸藉
指撝而識字身遊
道化之盛奮而忘愚名掛典冊之端榮以為愧臣光
地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光祿大夫文淵閣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謹上表

御纂朱子全書承修校對監造諸臣職名

承修

原任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熊賜履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管翰林院掌院學事臣吳涵

御前校對

翰林院侍講臣魏廷珍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何國宗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吳孝登

翰林院庶吉士臣梅穀成

舉人臣王蘭生。

武英殿校對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吳廷楨

原任國子監司業臣盧軒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何焯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徐用錫

翰林院編修臣張起麟

翰林院庶吉士臣成文

武英殿監造

總監造兼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臣伊都立

總監造兼佐領臣張常住

總監造臣李國屏

監造校臣巴實

監造兼驍騎校臣關保

監造臣神保

御纂朱子全書凡例

一近代名儒惟朱子之學最醇其所著作亦最備今四書集注及易本義詩傳既以頒行學校著為令甲此外如太極圖通書解西銘解四書或問易學啟蒙小學家禮儀禮經傳通解諸書皆所以發明性道補益經術然亦自為成書流傳於世舊矣惟語類一編係門弟子記錄中間不無譌誤冗複雜而未理文集一部則是其平生議論問答應酬雜著以至奏牘公移皆具焉精粗雜載細大兼收令覽者苦其煩多遂於指趣學人病焉今合此二書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類相次裒為全書以便學者蓋文雖不悉錄而微言大義庶幾具是矣故曰全書也

一語類及性理大全諸書篇目往往以太極陰陽理氣鬼神諸類為幷首頗失下學上達之序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聖學之序也觀朱子四書集注先大學次論孟然後終以中庸則其用意可見朕覽其論小學蒙養之方大學進脩之法精切詳明有裨學者以為必先知此然後可以讀四書羣經而與聞乎神妙精微之奧矣故今篇目首以論學次四書次六經而性命道德天地陰陽鬼神之說繼焉

一語類及性理大全篇目其部分次第亦多未當者如有天度日月星辰然後有歷法不應以歷法在天度日月星辰之先陰陽五行四時即氣也不應不次於理氣之後雷電風雨之屬非天文也不應附於天文主敬主靜即存養也不應別於存養道統列周程張朱似已而程門末派其人頗雜而不分治道諸目不以九官六典為之次第前後其事頗亂而無序若此之類皆關係義理不可不正又

如朱子語類大抵皆訓門人者也另立訓門人一門檢其議論多與論學諸篇重複皆編輯者之疵也今亦重於變舊但稍加釐正次其先後有區分太多而本末輕重反不明者則列總目於上而以細目書其行下以統之訓門人篇但存其提撕警省最親切者且略見當日問學姓字而已繁複之處皆從刪削

一朱子平生繼往開來盡在闡發經書義蘊及紹明周程張邵之學窮研表章使後人知其統緒之眞而識其津塗之正此其功之大者至於志狀碑誄則或出於應求徇請之篇奏牘文移亦或因於一時一節之事雖忠厚正直之風無在不可想見而比之譚經論學精神則不侔矣故今所存錄詳於此而略於彼

一朱子論歷代人物處異代甚略而宋家太詳其間多有節取雜紀不足為輕重者兼收並載有妨書

體今据其當代知名者裁擇使前後相稱

一前代刻板訛誤絕少善本今彙合諸本校對從其義之長者亦有諸本齊誤無從考正而尋其文意可確知為某字之訛如琴律一篇纔數頁耳而錯誤近百字然依律吕之法皆可以推算而得之如此之類皆改正其可知者而闕其疑

卷一
學一
小學　總論為學之方
卷二
學二
存養　持敬　靜
卷三
學三
省察　知行　致知
卷四
學四
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卷五
學五
教人　人倫師友
卷六
學六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
卷七
史學
大學一
卷八
大學二
總論　聖經
卷九
傳十章
卷十
大學三
論或問

論語一
總論　學而第一
卷十一
論語二
為政第二
卷十二
論語三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卷十三
論語四
公冶長第五
卷十四
論語五
雍也第六
卷十五
論語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卷十六
論語七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卷十七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卷十八
論語九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卷十九
論語十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卷二十
論語十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孟子一
總論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
卷二十一
孟子二
離婁
卷二十二
孟子三
萬章　告子
卷二十三
孟子四
盡心
卷二十四
中庸一
總論　第一章
卷二十五
中庸二
第二章至末章
卷二十六
易一
綱領上
卷二十七
易二
綱領下
卷二十八
易三
乾至履
卷二十九
易四
泰至離
卷三十
易五
咸至未濟

卷三十一
易六
繫辭上
卷三十二
易七
繫辭下　說卦
卷三十三
書一
綱領　虞書　夏書
卷三十四
書二
商書　周書
卷三十五
詩
綱領　三百篇
卷三十六
春秋
綱領　經　傳附
卷三十七
禮一
儀禮　周禮　小戴禮
卷三十八
禮二
論考禮綱領　冠　昏　喪
卷三十九
禮三
祭
卷四十
禮四
雜儀
卷四十一
樂

卷四十二
性理一
性命 性 人物之性
卷四十三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卷四十四
性理三
心
卷四十五
性理四
心性情意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卷四十六
性理五
道理 德
卷四十七
性理六
仁
卷四十八
性理七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卷四十九
理氣一
總論 太極 天地 陰陽 五行 時令
卷五十
理氣二
天文 天度 歷法附 地理 潮汐附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卷五十一
鬼神
總論 論在人鬼神 論祭祀祖考神祇

雜論祭祀鬼神
卷五十二
道統一
聖賢諸儒總論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周子
卷五十三
道統二
程子 張子 邵子
卷五十四
道統三
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 羅氏門人
胡氏門人
卷五十五
道統四
自論為學工夫 論自著書
卷五十六
道統五
自著書序跋
卷五十七
道統六
訓門人
卷五十八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孔叢子 子華子附 申韓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卷五十九
諸子二
蘇氏 王氏 呂伯恭 陳君舉 陳同父
卷六十
諸子三
陸氏 釋氏附

卷六十一
歷代一
唐虞三代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晉 唐 五代
卷六十二
歷代二
宋
卷六十三
治道一
總論 王伯 封建 論官 用人
卷六十四
治道二
財賦 賑恤 學校貢舉 論兵 論刑
諫諍 禎異
卷六十五
論文 論詩 字學 科舉之學 論醫學附

卷六十六
賦 詞 琴操 古詩 律詩 絶句
詩餘 贊 箴 銘

臣等謹案朱子全書六十六卷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命大學士臣李光地熊賜履等纂輯向來流傳朱子之書有大全文集大全語録各二百卷元儒程端學讀書功程謂治四書及諸經者俱宜列注疏於前而附朱子文集語録於後以定是非之歸故宋元明初諸儒合纂為書者甚多而諸經率各自為部是書則彙輯其全自小學近詩賦雜著凡十有九門罔不根極理訓折衷羣言蓋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是書又集朱子之大成也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御纂朱子全書卷一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學一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之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

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

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欽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寓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寓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剗住硬寨做去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作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

蓋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

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常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俟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射亦有

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做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做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

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令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

因何得成立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

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
列於前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
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
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屋模樣掃得小處淨潔
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
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
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
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
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
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
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
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
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
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
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
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
好以上語類十八條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
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
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
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

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為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
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
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
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
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
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
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
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

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
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
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
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
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與魏應仲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
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
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
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 答林擇之
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
格物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灑掃應對
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
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
判然以動靜為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
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今
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為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問小學實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
切偲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曰不須如此理會實主
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還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
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 答呂子約 ○以上文集四條

總論為學之方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
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
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
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
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
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令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
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
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齊

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孝為臣極忠其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聖賢千言萬語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令人至於沈迷而不返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人白晝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令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學問無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

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必須端的自省特達自肯然後可以用力莫如下學而上達也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

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繞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

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

為學之道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是入聖賢路了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窩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也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

沈半浮濟得甚事

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為道不了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
夫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
學者識得箇脈路正便須剛決向前若半青半黃非惟
無益因舉酒云未嘗見有衰底聖賢
學者為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煆一餉方好
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火去煆
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熟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
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
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
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
學者皆是養病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
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
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為無圖底人相似人之
為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
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
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
再相見只是如此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
須著火急痛切意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辦幾箇月日
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
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
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

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
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如大片石須是和根拔令只於石面上薄削濟甚事作
意句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
為學極要求把篤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絶處又更增工
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
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
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
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
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
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
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
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
自得些滋味了如喫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

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
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
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
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竈明日二萬竈後
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
得勝學者若有絲豪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
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
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
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
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
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
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
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

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
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
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
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
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
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
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
象

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因論為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問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曰此段只如弟子
入孝出弟行謹言信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之意耳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
夫去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
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
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
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
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
誠是甚模樣强健

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
此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嘉苴有人外面
恁地寬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人在
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持不由他不上去

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

問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脩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存得底

養那窮得底

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則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如論語首章言學只到不亦說乎處住下面便不說學了蓋到說時此心便活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為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為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小節目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

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

易曉讀也須易記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

大根本流為小根本舉前說因先說枝夫學大本如此則發處不能不受病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

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

頃在閒事上時多於閒事上時少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已為人之際

為已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

慢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

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

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或問為學曰今人將做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已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

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已私意譬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豪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

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滾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已從自家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嘗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

律本法甚嚴豪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為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為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無得禪底講說辨訂便自無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無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為邦看他陋巷簞瓢如此又却問為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合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入頭少間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繞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略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

用之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曰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愿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小立課程大做工夫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

起意去趕趁他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關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如見陳厮殺擂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

今人只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令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躭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又荅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以上語類九十條

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為此也若但悠悠汎汎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答陳超宗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會利祿而不會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做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滄洲精舍

又諭學者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汎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鄭仲禮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 答吳珉

日用之間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 答范伯崇

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

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答陳康夫）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某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答呂子約）

示諭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工夫互相發耳（答何叔京）

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答林擇之）

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

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胷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
應事接物也（答廖子晦）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
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
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
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徃徃隨其所偏墮
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親其言語動作略無豪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
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
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
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
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答項平父）

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
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
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
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
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
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
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
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
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
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
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
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答孫
仁甫）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
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
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担
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顛狂粗
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答胡季隨）

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

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豫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答林退思

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反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豫為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

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谷林伯和）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閒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閒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谷李伯諫）

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答孫季和）

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毋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閒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答丁仲澄）

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閒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答江隱君）

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

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已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翁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 答潘叔昌

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程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已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之說也 答陳師德

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豪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答或人

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不出此也 答孫敬甫

應為是耶 答林德久

子約之言蓋為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答何叔京

荅楊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説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為主乃分明耳荅何叔京

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為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荅程允夫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已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齋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奥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説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為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

為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 答方耕道
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
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非謂
前段工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
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
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差真
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
處耳 答方賓王

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
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
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
知其將安所歸宿也 答沈有開

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
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捻紐捏底工夫必要豁
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
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

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靳向必欲得此
然後施下學之功也 答包詳道
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
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
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
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
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
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
閒話說也今詳來諭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
求實是 如論易處是也 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
致紛擾 如論求其放心而後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
心而不知求矣 凡
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
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
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
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
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答呂子約

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儡亦已大矣某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夫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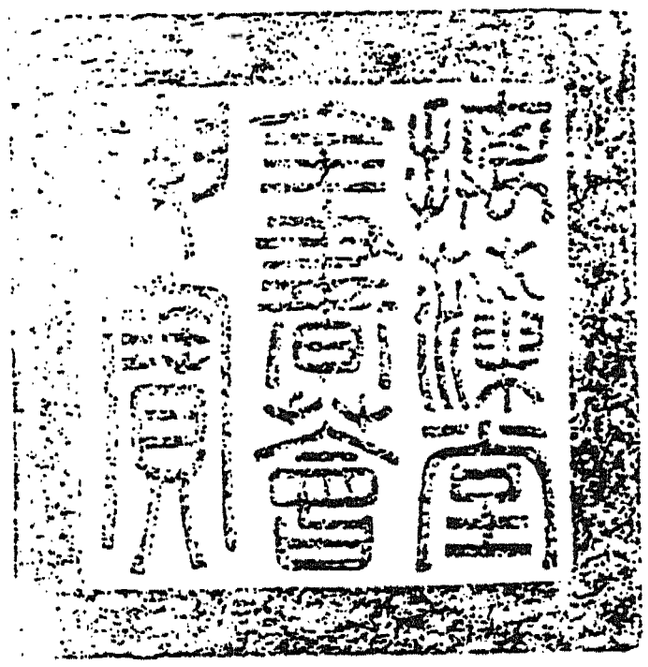
谷江元適

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覩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騖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谷林正夫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已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技耳以言乎通則不足以治

已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答汪叔耕○以上文集三十八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度
謄録監生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

御纂朱子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學二

存養 持敬 靜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以下論存養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人心聾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

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是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

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功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

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
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汎底思慮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
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
吹火則火滅矣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
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
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
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
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無遠
無近人人心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
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
學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在
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若更
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道理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
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存得此
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裏
亦七擄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
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
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
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
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
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
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
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堰然
自守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
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

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
節制湊著那天然恰好處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
已要須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曰也須是有專靜
之功始得
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
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
其四散閒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
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
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問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
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
了他便是戒懼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
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
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
若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
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
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
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
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
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自浮沈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涵養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
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
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
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
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
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
著司馬子微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

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温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温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做主却倩別人來做主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閒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荅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爾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醒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些子

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于升問遇事心不存之病曰只隨處警省收其放心收放只在自家俄頃瞬息間耳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才高須著實用功少間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功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為害愈大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以上語類五十五條

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做一件此主一無適之義葉卿曰某做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以上語類五十五條

問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

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耶曰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則日滋長此二句甚

好 ○谷 呂子約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谷陳 膚仲

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谷胡 季隨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谷項 平父

所諭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谷方 賓王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力曰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 答或人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豪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答或人

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胡子知言疑義

問孝述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粗細緩急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

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存心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答李孝述

問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閒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曰是是但說太多了 答李孝述

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 答彭子壽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
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
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
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異時
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答林擇之。以上文集十二條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温恭聖敬日躋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以下論持敬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
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
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
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

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
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過
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
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
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
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
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
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汎汎於文字間
秖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
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
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
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
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荅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
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
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
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
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
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
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

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
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
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
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
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
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
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
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
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
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
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是畏字相似不
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

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
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
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
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
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

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
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
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
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
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
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
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
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卓急難湊泊尋
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

這敬字上捉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
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
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
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
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
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閒
耳何難而不為

敬字前輩都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
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
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
之自然剛健有力

而今只是理會箇敬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月則有一
月之效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
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
都在這裏了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
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
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
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
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本底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著力處亦
無一分不著力處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
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
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
學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儼恪動容
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

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胷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

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

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

道理曰然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撥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到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翫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絶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說自應如此且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詩也書也禮也亦都說敬各就那事上說得改頭換面要之只是箇敬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閒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此字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

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撕精神莫令頹墮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

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為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黈纊為其異處在此

黈纊蒼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纊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

以上語類三十二條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

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谷胡廣仲）

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谷程允夫）

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工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為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某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為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

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其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答何叔京

示諭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至論而先聖說克已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答林擇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

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答廖子晦

來諭謂敬之為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答潘叔度

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所謂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工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 答潘叔度

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繫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繫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繫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 答呂子約

問程子云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則虛不知直內還只是虛其內耶曰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繫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為虛其內也 答林子玉

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為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為致知之由敬為力行之準則其工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

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為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答周舜弼

來諭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答董叔重

胡季隨問學者問某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某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為問蓋嘗答之曰敬是治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曰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大藥矜持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曰敬是治病之藥非治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曰敬是治病之藥非治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病矣答胡季隨

所說持敬工夫恐亦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答李守約

問敬齋箴云須臾有閒豪釐有差曰須臾之間以時言豪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敬耳非兩事也答李守約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答符舜功

問某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外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

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
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
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
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謝良佐 熊本 夢

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
做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
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
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謝良佐 鄭本 子上

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
敬為善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據以
審夫義利之分也 李本 次張

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
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
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
無多歧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
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
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曰謂主一兼
動靜而言是也 徐本 居甫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
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
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
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
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
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
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
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程子 養觀說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
假脩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
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
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
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

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答何叔京）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答張敬夫）

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握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豪之隙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為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工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豫憂微細差忒也（答方耕道○以上文集二）

十七條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以下論靜）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為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道此二字）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臨事時已先倦了

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
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榻明遇
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
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
靜便定熟便透
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
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
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
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
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
今隨事息息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
安靜深固中涵養出來此以靜應動湖南以動應動動靜相涵
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
之爾物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
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
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
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
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
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
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已死某心常疑之
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熟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

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門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

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在宮
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
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
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
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
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
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
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

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
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
為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
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
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
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
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
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
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
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
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
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
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
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
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

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
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
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
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
靜噓則動又問苔之際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
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
做去程子為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上以

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 蓋呂子約

善守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 蓋潘謙之

望虛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蓋徐彥章

問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為主一之法如何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蓋張元德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蓋李伯豐

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 蓋潘謙之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蓋孫敬夫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蓋何叔京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答梁文叔）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

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某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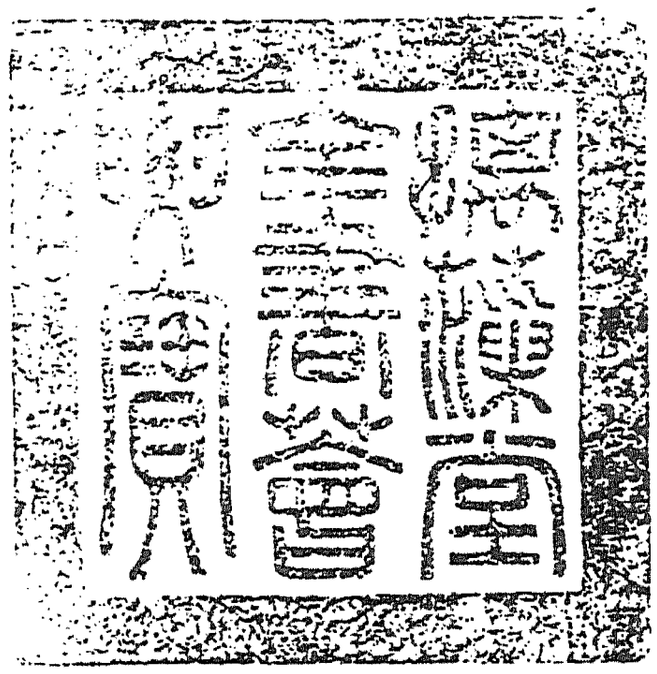
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

喻某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中疑作正）仁（仁疑作義）當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

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猶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答張欽夫○以上文集九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

謹案第五十頁前八行來教又謂動中涵靜刊本涵靜訛靜涵據朱子文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兆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蔣膽岵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

學三

省察　知行　致知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作甚麽用以下論省察

問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内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内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内外透徹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已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

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閉錮之不教他發此

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麽幾有箇已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而知之亦是工夫

惟思為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怠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

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答余正叔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為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為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　答余正叔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

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答賓文卿）

示諭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為佳（答董叔重）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答任伯起）

誠敬寡欲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

（答任伯起）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

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已復禮以下論知行

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户之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户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已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没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

會得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

王德脩相見先生問德脩和靖大槩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脩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脩曰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脩曰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令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纔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下又說道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物事來長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上許多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一相合於道理却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便是真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邊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為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

閒有些子髣髴突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閒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

看得道理熟見世閒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亦必有害而況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做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道好道惡管他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令人為學多是為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死載證父者以為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為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

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毫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為已之學無所為而然是也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才卿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已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少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胷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汎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豫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本子本子既成便只就這本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器之問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下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少

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稟讀之則凡某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汎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先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

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

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闕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麼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答吳晦叔）

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為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答顏子堅）

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為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答王子充）

問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

汎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菩潘子善

所諭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脩節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某之所聞以為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 復齋記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方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為駐足之地者其本末

要兩相倚靠互相推托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
然所謂博非汎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誇多取勝
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答或人

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
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
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
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
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
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汎
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
墮於此者也某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
深為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為左右之獻不識高
明以為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
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
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
聖賢之言可攷者然也 答汪太初

所諭講學克己之功衰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
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
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諭便有好仁
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以力行
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
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工夫以踐
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
則其言為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
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
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
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
類乃為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
為何如 答呂伯恭

為學之初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然此猶是
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
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 與陳丞相別紙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答盧提幹。以上文集十一條。以下論致知）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以致之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脩身行已也猛撞做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及說到脩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是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脩身氣質純底將來只便成一箇無見識底獃人若是意思高廣底將來過不下便都顛了如劉淳叟之徒六經說學字自傅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學厥德脩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脩而今不去講學要脩身身如何地脩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温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温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會頑然恁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

知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間說博學篇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如此做工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為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作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產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間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便不得元不曾窮理想像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要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間說博學篇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如此做工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為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作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產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間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便不得元不曾窮理想像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要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間說博學篇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如此做工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為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作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產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間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便不得元不曾窮理想像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

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間說博學篇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如此做工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為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作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產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間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便不得元不曾窮理想像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著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又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辭達而已矣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著實之謂向自家體貼上求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窮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

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悞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劈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

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之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見得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人為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閒都射在別處去了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這箇物事密分豪閒便相爭如不曾下工夫一時去旋揣摸他只是疎闊真箇下工夫見得底人說出來自是膠粘旋揣摸得是亦何補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効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
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
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
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
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
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
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
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如何
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
旋旋抉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
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
何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愛硬依他
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
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
次只是恁地休了

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
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
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

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
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
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
攝念無異矣 蓋曾祖

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
所謂識之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
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
盡天下之理為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
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豪之不盡矣舉一而
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
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為不必盡窮
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一旦所發明也 蓋姜叔權

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悦心猶芻豢之悦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為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為自欺也 谷江易直

問四端五典者窮理窮理之本曰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 谷武人

示諭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為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 谷吳深父

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擬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谷楊子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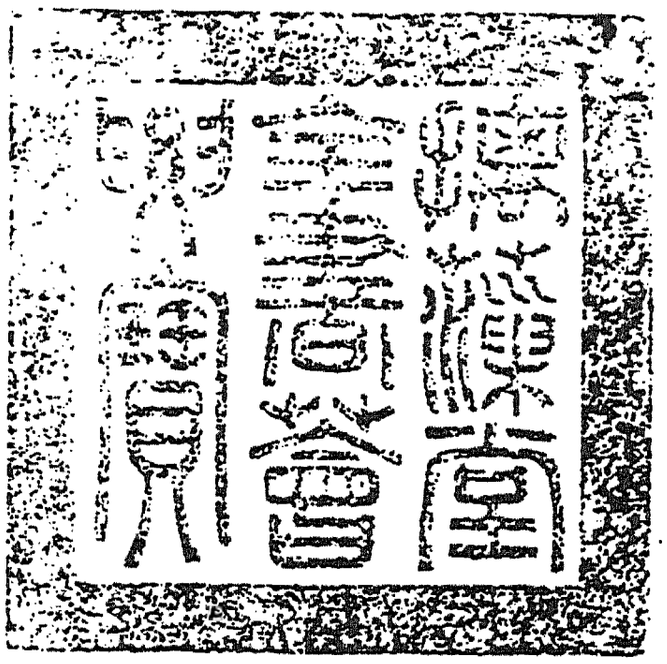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谷林德久

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

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答王近思）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答或人）

問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未嘗不可行哉及其為失中一也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十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雯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學四

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利

君子小人之辯　論出處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下以

論力行

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

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是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

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

如何强得

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欽定四庫全書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 以上語類七條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 與吳茂實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問尋常過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已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

欽定四庫全書

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著力自然存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以下論克己改過
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
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
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
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
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
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
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
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
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
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工夫這邊工夫
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
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
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
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腳與他捱捱得一豪去則
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嘗言坐即靠倚後來捱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
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
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
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劄除熟後自會如此否
曰也只是劄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劄
去之才發便劄自到熟處
問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
使之克己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

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
剌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剌人他
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剌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
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
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 以上語類十一
除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
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辯爭恐
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問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無氣稟物
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脗然相契其決如此顏
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聞云云則其立志
雖勇然用力亦似覺難恐亦未免為氣稟物欲所累
也曰是 答余國秀

所諭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

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
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
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
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 答孫吉甫

所諭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
此便合痛下工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
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 答孫季和

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
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
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
不但無益而已 答杜仲仁

所諭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
亦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
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
為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
功而胷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

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
習世俗常情某實懼焉 答蔡季通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
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
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
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
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
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答蔡季通
所諭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
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
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符復仲
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
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
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
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
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
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
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
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
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
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
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
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
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
與克齋記○以上文集九條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
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
成這事以下論立心處事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己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
心若一豪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
便有一撲黑上有一豪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
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

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困擧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已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做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是甚意思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作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

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箇作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為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著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甘荅之云但恐如草

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

立也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輕易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他是非是他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貿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趑趑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每常令兒子們做事只是說箇大綱與他以為那小小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有做得不滿人意

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區處處起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粗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

總起厭心便不得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

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
今人都看巧去了
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笑
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
為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當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
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汎愛親仁聖人忠恕體
用端的如此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耶一切不
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
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豪畦町

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
使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
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
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固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
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
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
者賊之而已矣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
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
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
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
也敢
因說賀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鄙之類自破

行夫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曰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已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為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真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為人也　以上語類四十八條

問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已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已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曰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已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諭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

答程允夫

某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已接物大抵以和為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舉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曰既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　答余國秀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　與田侍郎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更定數語非是欲苟全正論蓋只此豪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脩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為非欲與人為敵然後為之而為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為務而不為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為畏泄其機而固為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為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挾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

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共父

有本不欲為而卒為之本欲為而終不能為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根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汎終何所成 答陳膚仲

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 答王子合

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胷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為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答陳安卿

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曰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答陳安卿

問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

有屈志靦顏之事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
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翫而忘之以文辭也云
云文辭淺事苟能翫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
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
力此亦足以見其翫之未深矣 蓉余國秀

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顏
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
方法別無意思也 蓉王近思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
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
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
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絶無而僅有之為可
貴也 蓉趙昌甫

問季通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
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
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
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
可乎 蓉林正卿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
想為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遷速貳其心也 蓉谷季通

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
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
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
所諭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
要此處呈驗若看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
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
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
少安矣始者甚里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
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閤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
已至此已屈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他斷

捱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作耆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

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答廖子晦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做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答陳安卿

○以上文集十六條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

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
急擺脫出來（以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辯）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是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纔為己這許多便自作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作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

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

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胷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為己者無所為而然無所為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報仇這是有所為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為國報仇只見這箇臣子合當

做底事不是為別人不是要人知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作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不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以上語類十七條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

宜深別焉某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桔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瞭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允當呂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某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翫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胡子知言疑義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為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

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答劉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 答劉季章

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覆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 答時子

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 與延平李先生書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為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為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為其無名而沮也不為其有利而為故亦不為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為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與田侍郎

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

悞用其心矣與楊子直○以上文集九條

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得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以下論出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論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敎相似曰不然從子敎更無說

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俟到手然後為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為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

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飾得來

不好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物事乎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以上語類七十條）

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為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

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兌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

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為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未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答陳同甫）

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無二事不可作兩般看（答陳同甫）

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避遁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答廖子晦）

某之意以為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為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答詹元善）

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非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答方若水）

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采也 答趙致道 ○ 以上文集六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

學五

教人 人倫師友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

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閒腳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

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絶無矣以下論教人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字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如舜命夔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

叔器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作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啓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他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些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刻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人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

某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令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下工夫做去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些子不會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時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再求之徒後來狠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的道理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

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教道子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以上語類十六條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力而豈有不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

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情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

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

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脩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志盖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諭諸生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鬬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

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諭諸職事

盖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嫓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

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令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補試榜諭

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為普說令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為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與田侍郎

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

知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工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令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卿

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
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
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
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
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答歐
陽希
遜

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
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
子 答孫
季和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
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
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答滕
德粹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
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
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
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
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
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雖
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
工夫也 答曹
立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
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
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
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白鹿洞書院揭示

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強求知也答范伯崇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絶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

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蓉林謙之

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為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翫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

兩進矣 蓉林擇之

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為異說而不甚以為非則如某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為極言斁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某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作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其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

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 答呂伯恭

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治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為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餐長啜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灑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為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翫索工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作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為己之實也 答高應朝

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為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為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為管晏為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隱也不亦宜乎 答孫仁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

荅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汎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荅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荅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為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某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荅張敬夫

孟子言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為不屑之教誨已是絶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為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而不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己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絶以警之也今日中人以下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絶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荅張敬夫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衝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為道而來若以自附為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荅劉公度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

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荅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押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趨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

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與長子受之○以上文集二十四條）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以下論人倫師友）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

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門搖扇者曰欲其搖扇也人熱自會搖扇不是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清可以為孝然而從父之令令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諭父母於道方是孝

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命往來遺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了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絶則傷恩不與之絶則又
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
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
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
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
伯玉之使夫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

子路之負米子責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
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
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
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
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
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以上語類十三條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
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
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
行之耳但其工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為
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
孝友之實也願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
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

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答郭希吕
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
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
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
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
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
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
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
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
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
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讀慝者指疑似以為真

實指豪髮以為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甲寅擬上

封事

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為忠臣而其室家生為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與陳師中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蒼熊夢兆

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

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
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已言則非其所宜
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
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
於人也其義如何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
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答陳安卿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
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祗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
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
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
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
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
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
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胡伯逢

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
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
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
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
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
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
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
臣之際又有雜出於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
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攝而
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攝而
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
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
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
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
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
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
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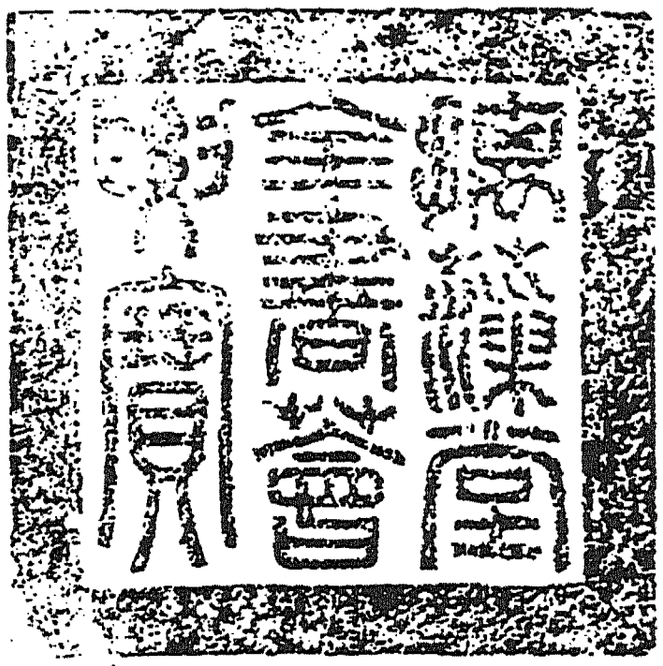
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跋黃仲本朋友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論語會說○

以上文集九條

謹案卷四第十四頁後五行輕易是非他人刊本易訛重令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謨
謄録監生臣范　棚
謄録監生臣金士庱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學六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　史學

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原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以下讀書法

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

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如用藥治病須看這病是如何發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

何藥材何者幾兩何者幾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製

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喫只如此而已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犁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

人言讀書當從容翫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徇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

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問看文字為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已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作聖人意思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虛心翫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出響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然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

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出響也響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然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

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氣骯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作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作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燕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

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授尚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背看正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翫味

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

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
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
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
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
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
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
讀底須翫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

便受用牢固
汎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
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
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
為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
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

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
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
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
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
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
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

以為有補於學者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
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功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
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耳大抵為學老少
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
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
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翫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
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
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

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

然後有補

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他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簡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

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沈方有得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温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頽然而無精神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欵人相似捱來捱去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

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若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

且解牛而用斧鑿釜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會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

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

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看義理須是會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會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翫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不可以無看未讀者却當無看已讀者

讀書不要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他兵法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都在平易處

凡讀書且須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可觀不妨一看然非是緊要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無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
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
長進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
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
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
者之意前輩固不可輕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
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
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
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
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
蓄之極則通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
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
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
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
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
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
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
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
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
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
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
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
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
冊上理會不曾體認著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
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

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學須作自家底看便見切已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及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作外面看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著總是字某讀著總是禪滿山作一書戒僧家整齊有一川僧最慕苴讀此書云似都是說我善財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如一云我已發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薩行成菩薩道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工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已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是且恁地說

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

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做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以上語類八十條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托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乃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

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嶽州嶽源縣學藏書閣記

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之所從出而反之吾心以驗其實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

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使二三子知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觀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答吳晦叔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淩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翫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

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讀書之要

看書須是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明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勿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做自己工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翫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數行便為究竟也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

所讀書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為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工夫且是心定不雜

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為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蹤等也 答呂子約

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歧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讀書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領方有工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 答徐居厚

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翫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

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 答黃子耕

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翫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為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 答曾泰之

觀書以己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答程正思

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擘畫分疏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王子合

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沖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況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於茲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奧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為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鬬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至樂齋記

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翫而躬行之學哉答陳師德

麽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以下讀諸經法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無蹺蹊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

點私意不得

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還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翫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繹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翫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作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作好底看不不要將作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作出來底一般方能翫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

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

易中說理是豫先說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著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啟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揍他道理不著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

乎詩是吟咏性情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見讀其他書亦然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致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文象雖是

聖人立下令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

今人只為不曾讀書秖是讀得粗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胷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蓋惡之心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桃廟可見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日用切已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辭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昌為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答胡平一

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汎汎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望者但願采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翫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耶答王欽之

論孟中庸儘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答吳伯豐

承諭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翫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為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

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 答呂子約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答呂子約

春秋前輩以為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撫故實無以異況如老兄心中本閙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為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閒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徐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虛度光陰也 答魏元履

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為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非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汎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某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答胡季隨

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
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
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
令其爛熟為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
令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工夫未要便
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 蒼潘子善

聞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
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
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
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
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
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
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

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
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無疑
乎 蒼呂伯恭

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
反復翫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
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
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
人耳 蒼范文叔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
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
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
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
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
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
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
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
尊守而誦習之轉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

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以上文集十二條

解經

易讀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是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釋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令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

易讀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令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是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釋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

所以使人思也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

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

少南軒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掇扯住甲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掇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著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得箇甚麼道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著深思熟讀便如已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已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令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令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會恁地又舉關其疑一句歎美之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説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撿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説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説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説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説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説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説却亦是好説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為無那恰好底字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横渠説命辭為難

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他設疑説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説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説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説都待別人自去敲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説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説

説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敢偏此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説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翫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

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作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翫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

看精義須寬著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

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蓋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方好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他古人如何作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作若以為子思作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某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復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

麼細密又如太極圖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來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譏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據得好處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

強說不通處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義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貞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書解無闕疑處只據意說去木之問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

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
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問先生於三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
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已意
猜測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是也惟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
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
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書中間亦極
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荊揚間地理是吾輩
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
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
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
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
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
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方見得
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趙幾道又問禮合
如何脩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為正
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掊擊之
說各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
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
無識
解經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
足今多去上作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
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
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
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
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
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
樣只是他又忒無注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注
解去曰他本只是禪以上語類三十三條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
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

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講學者皆當晝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翫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實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答吳伯豐

須先虛心熟讀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為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

答柯國材

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 晦叔 沈苔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為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斷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淘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托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苔或人

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煩雜牽連之病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 苔林一之

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斟味久之自明且是胷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 苔許順之

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涵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苔胡伯逢

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苔楊元範

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已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

縱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勿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答張欽夫孟子說疑義

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脩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翫味有未適處參考集註更有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答張元德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註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

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答呂伯恭別紙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七長之官所能致也閭巿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為三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注之為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

舊注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二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乃九月十月

為不可曉此亦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某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脞說書此 跋李少膺脞說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工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獲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記解經○以上文集十三條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 以下讀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看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嶢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溫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便見得義理

史且如此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

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

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問經書須逐句理會至如史書易曉只看大綱如何曰較之經書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因舉上蔡看明道讀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

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長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曾著精神只管看向後去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考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訖却去看通鑑亦須作綱目隨其大事劄記某年有某事之類準春秋經文書之溫公亦有本朝大事記附稽古錄後

示諭讀史曲折鄙意以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於亂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間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據也

答潘叔昌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捨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

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處晝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為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汎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偽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豪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烟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

尤於讀是書也為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
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
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
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
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為典刑
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
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
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
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豪釐之差也則願
以仁之說為侯誦之通鑑室記○以上文集三條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窒以下史學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蒙高祖紀記迎太公處
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
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漢書有秀才作底文章有婦人作底文字亦有載當時
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
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
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
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
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
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霸無異道夫王霸之不
伴猶碱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霸孟子
為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又溫公不
喜權謀至脩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
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
存之却別作論說以斷之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
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
笑底小說
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

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襄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又云溫公無自節通鑑今所有者乃僞本序亦僞作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纂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為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意謂子房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皓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丘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云去呼名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

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
其言如此
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
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
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
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
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
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
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
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
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
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
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
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

駱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
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
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
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
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
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
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
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
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
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
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
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
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
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
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
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

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曰公鄉里主張史記甚盛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

此世間事是還是非還非黑還黑白還白通天通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如何硬穿鑿說木之又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知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

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浙中於此二書極其推尊是理會不

得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

統自太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黃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

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托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袁機仲乃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

跋通鑑紀事本末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六　十九

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耶荅呂子約

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子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之褒矣然公之意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於是乎有目錄之作以備檢尋既又懼夫目之所以周於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寧反復至於再三而不能已者尤於此書見之顧以成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六　二十

要歷皆八十卷歷篇之首有紹興參知政事上蔡謝公克家所記於其刪述本指傳授次第以及宣取投進所以然者甚悉然其傳布未甚廣而朝命以其版付學省則下吏不謹乃航海而沒焉獨文集僅存而歷數十年未有能補其亡者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蹈年告成則又以書來語某曰是書之成不惟區區得以嗣承先志而修此邦故事之闕抑亦吾子之所樂聞也其為我記其後某竊聞之資治通鑑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實親序之則既有博而得要簡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於是乎有目錄之作以備檢尋既又懼夫目之所以周於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寧反復至於再三而不能已者尤於此書見之顧以成

之之晚既未及以聞於上而黨論繼作科禁日繁則又不得以布於下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學士大夫進而議於朝退而語於家皆不克以公書從事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效至於讒諛得志上下相蒙馴致禍亂有不可忍言者然後公凡所陳符驗章灼而其出於煨燼之餘者乃得進登王府啟廸天衷既以助成皇家再造之業而其摹印誦習又得以垂法戒於無窮蓋公之志於此亦庶幾少伸焉不幸中間又更放失以迄於今乃有聞孫適守茲土然後復得大傳於世以永休烈某誠樂聞其事而又竊有感焉因悉著其說以附書後後之君子盍亦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所以關於世運者為何如則公之所為反復再三而不能自已之心當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矣

資治通鑑舉要歷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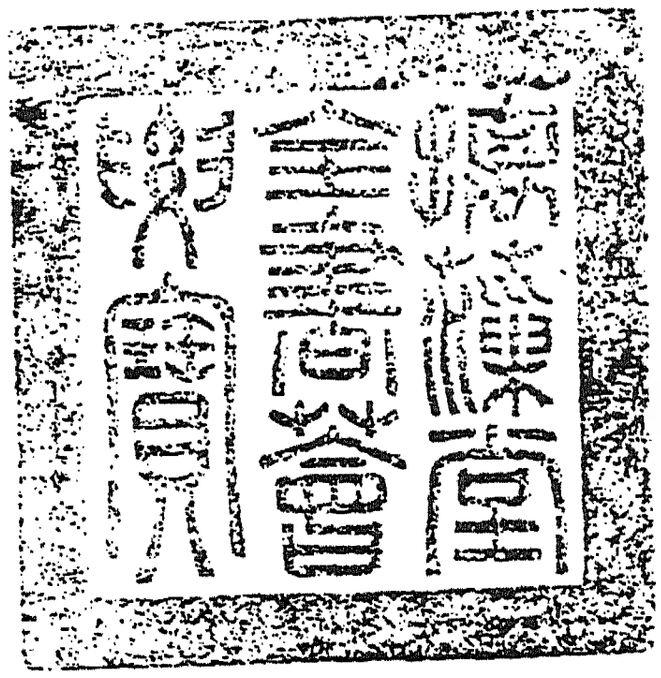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　荅蔡季通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發之蜀漢之統則習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　荅廖子晦

近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聞老兄亦為此工夫不知規模次第如何此閒頗苦難得人商量正惟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　荅呂伯恭

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

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苟或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答尤延之○以上文集七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度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七

大學一

綱領 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

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明德如八窻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

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日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才仲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開得一二分即節節推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

今人都是為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為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為古人之學乎願為今人之學乎

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著得多工夫

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以上語類十餘條

右總論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盖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麽物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

曾興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盖赤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盖人心至靈有什麽事不知有什麽事不曉有什麽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緣有不明為是氣禀之偏又為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乘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
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便是要行得分明
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
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
未明身有不脩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
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
脩這明德方常明

問大學注言其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
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
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豪
髮不差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
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
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
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

蔡卿問新民莫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
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
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汙也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
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
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
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
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
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有至善必要
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
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
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
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
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為人臣止於

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擎跽曲拳便是敬如盡
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
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
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
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
不做到十分極處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
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
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得到極
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
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
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

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
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
聖人在上便自有箇處置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
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
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工夫極至之至難
作一例說也 答黃直卿 以上文集二條

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
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走

問靜而后能安曰安只是無毬碗之意才不紛擾便安

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

問靜而后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

問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曰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

定靜安三字大略相類然定是心中知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自然是靜如此則隨所處而安

知止而后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用更過定靜安三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

心中自是定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若心未能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慮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靜則能安安則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矣

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箇慮字既靜安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後能慮慮之審而後能得

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云

先生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云

用更過定靜安三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

上面知止處其實未有知也通此五句才做得致知在格物一句曰今人之學却是敏底不如鈍底鈍底循循而進終有得處敏底只是從頭呼揚將去只務自家一時痛快終不見實理

問定即心有所向不至走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曰安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譬如靜坐有件事來撓思便不得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處思量未得知止是知箇慈知箇孝到得時方是得箇慈得箇孝底道理慮是慮箇如何是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勉強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今人有在這裏不安了在那裏也不會安心下無理會如何會去思慮問童句中慮謂思無不審莫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之周密處

問知止而后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后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后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作東去又要射作西去慮而后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事理如此到晚間心裏定了便會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脚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格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

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問得莫是行所知了時曰也是如此又曰只是分箇知與得知在外得便在我以上語類十四條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荅王子合

問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嚮志定則此心無擾而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之來不特能即事見理又能先事為防如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云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鑒皆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為得其所止則可

以謂之誠有是善而誠極是矣曰得之（答李敬子）

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答黃子耕○以上文集三條）

器遠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無第二著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著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著賞有罪決定著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

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亂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無不足也

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

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

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
只管如此體驗去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為人君便當
止於仁為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窮究
得為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
是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
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
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
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
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
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
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
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
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
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當如何著力曰遇事接物
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
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
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又問
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能考究得子
細如何却無益於已曰他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他
理會底意思不是彼所為者他欲人說他人理會不
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已也又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但
是與人自不同
傳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
公依舊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
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
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會通粗底便是
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而今只管要從

發見處理會且如見赤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
這箇便是發了更如何理會若須待他自然發了方
理會他一年都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黑
淬淬裏守著而今且大著心胷大開著門端身正坐
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
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
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
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
用功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
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
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
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如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
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
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
旋揖遜進退至為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
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
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

問實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
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
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
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
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
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
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
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
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
義由義便自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
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
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

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為與不合為先生頷之

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跡以求道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揩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

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絶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格物窮理有一物必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是兩箇人做事了外面為善是一箇人裏面又有一箇人說道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箇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人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都忘之矣

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

得不理會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豪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胷中無一豪私意蔽窒得也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劉伯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輩用致字多如此人誰無知為子知孝為父知慈只是知不盡須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作光然逐旋開剗得大則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又云知得此理盡則此箇意便實若有知未透處這裏面便黑了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

問真知曰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箇被傷底道理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

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

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為之利不可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為無倦地言語冊子上寫不得似倦地說出却較見分曉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纖豪私意在其中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致知無豪釐之不盡守其所止無須臾之或離致知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僞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閒說便為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翦落以誠其意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願處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

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得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

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欲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人誠意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舜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已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説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豪釐閒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説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

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今曰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便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於此一節分別得善惡取舍是非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懥好樂親愛畏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不可勝用矣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止天下平聖人説得寬不説道能此即能彼亦不説道能此而後可學彼只是如此寬説後面逐段節節更説只待人自看得如何

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説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未捐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烏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

説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作三節看

以上語類四十六條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

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答陳齊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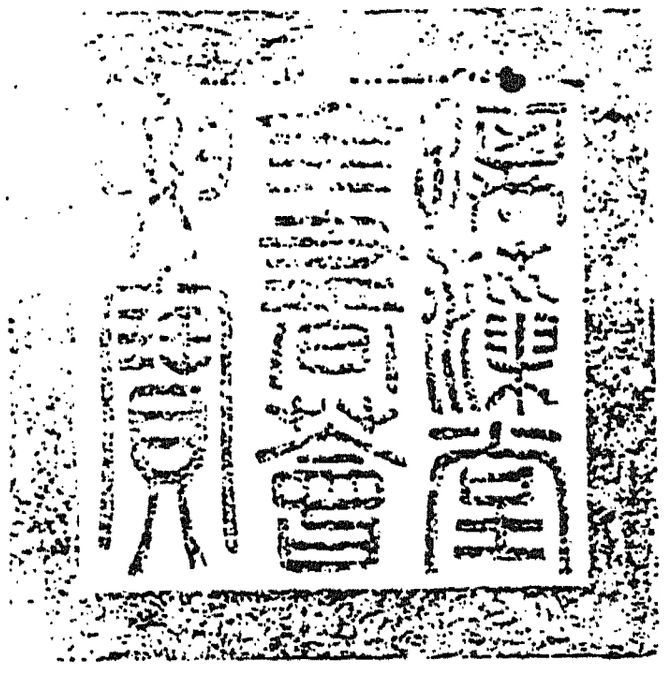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為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為法而執之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為主而以某說推之不必強立說徒費力也 答江德功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為心理自為理不相聲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為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為吾心素有之理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曰極是 答李孝述

經文末後兩句來諭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之矣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

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答江德功○以上文集六條

右聖經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譲
謄録監生臣金　枚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八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八

大學二

受之喚作明德自天言之喚作明命令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

之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旨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箇生意了便會生出芽蘖芽蘖出來便有包皮裹著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便會長生久視長生久視也未見得只是做得到也便未會死佛氏也只是見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

以上語類三條

右傳一章

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為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新苟者識也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亡非是有兩物曰然只是在一念間爾如顧諟天之明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為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裏我却去昏蔽了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箇存心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
也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必如是而後為止於至善也以上語類四條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為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曰不求為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答江德功

問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曰二章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曰二章無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答陳與叔○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二章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煞處

或言大學以知止為要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止於敬子便止於孝父便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那地位只這便是至善處道夫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懦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

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此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底立如齊便是立恰好底

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

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諠分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

魏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礲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

僩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闇懦

問僩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

右傳三章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脩身為本

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一節說至善後面烈文一節又是咏嘆其至善之意 以上語類十二條

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居上不寬等語觀之可見蓋為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下乖睽壅隔而無以相

有矣 答滕德章 ○文集

只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情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猶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皐將至遂為哀子皐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 以上語類三條

右傳四章

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纔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

周問大學補亡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曰只是理徹了見善端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如探湯好善便端的如好好色惡不善便端的如惡惡臭此下須連接誠意看此未是誠意是醞釀誠意來

李問吾之所知無不切曰某向說得較寬又覺不切今說較切又少些寬舒意所以又說道表裏精粗無不盡也自見得切字却約向裏面

問格物章補文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做了此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裏壓重了不淨潔

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 以上語類五條

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谷林擇之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豪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　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曰一真物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

右傳五章

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閒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揜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

居甫問誠意章結句云此大學之樞要樞要說誠意是說致知曰上面關著致知格物下面關著四五項上須是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誠便是過得箇大關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這箇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為善又被一箇不欲為善之意來妨了雖欲去惡又被一箇尚欲為惡之意來妨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為善不是他心肯意肯這箇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惡亦不是他心肯意肯這箇便是自欺只是不誠意才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怨懟恐懼憂患好樂而心

不善止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這些便分曉二者為是真底物事却著些假攙放裏便成詐偽如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按此條所舉是舊本

器遠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而今說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

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按此條所舉注亦是舊本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本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其誠也

國秀問大學誠意看來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為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慊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應事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曰這箇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有三樣底後來思之是有這

同耳

次早云夜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底後來思之是有這三樣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因論以假託換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裏面一念之發便有誠偽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裏面那些子不好如某所謂其好善也陰有不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陰有不惡者以挽其中蓋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裏面了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已私且只是快底意少閒

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不理會得誠意意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來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不得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令能致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閒誠意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閒於其閒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閒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始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荀子亦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見解蔽篇彼言偷者便是說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則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

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不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愛此便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了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之謂自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不差豪髮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豪髮之閒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

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按此條所舉注亦是舊本

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之類有分別否曰原其所以自欺又是知不至不曾見得道理精至處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八 十八

所以向來說表裏精粗字如知為人子止於孝這是表到得知所以必著孝是如何所以為孝當如何這便是裏見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著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方肯決然用力於孝人須是掃去氣稟私欲使胷次虛靈洞徹

問意誠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却難令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驚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八 十九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也蓋上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者防其自欺也蓋上言小人閒居為不善而繼以誠

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為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

有

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實字也惡者却是無了天理本然者但實有其惡而已

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豪絲髮苟且為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為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豪

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豪勉强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閒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為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為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為內交要譽而然然

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試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蹈空永不足以為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脩身至於治國平天下

越沒干涉矣

問誠意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無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況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此豈自欺之謂耶又曰所謂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為自欺豈待如此狼當至於陰在為惡而陽為善而後謂之自欺耶此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看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為牒連下文小人閒居為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又問今改注下文云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不誠也據經文方說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若說無待於自欺恐語意太快未易到此曰既能禁止其心之所發皆有善而無

惡實知其理之當然便無待於自欺非勉強禁止而
猶有時而發也若好善惡惡之意有一豪之未實則
其發於外也必不能掩既是打疊得盡實於為善便
無待於自欺矣如人腹痛畢竟是腹中有些冷積須
用藥驅除去這冷積則其痛自止不先除去冷積而
但欲痛之自止豈有此理按此條所辨皆係舊本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為善而中實
未能免於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為善而中實容
其不善之雜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
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此之謂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
著在這裏是不奈他何了不能不自欺公合下認錯
了只管說箇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
奈他何所以容在這裏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識得他
源頭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錯了大槩以為有纖豪
不善之雜便是自欺只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
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
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這分數或云如此則自欺却
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曰自欺非是要如此是不奈他何底　荀子曰心
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
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
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
家使底李云某每常多是去捉他如在此坐心忽散
亂又用去捉他曰公又說錯了公心粗都看這說話
不出所以說格物致知而後意誠裏面也要知得透
徹外面也要知得透徹便是自無那箇物事譬如果
子爛熟後皮核自脫落離去不用人去咬得了如公
之說這裏面一重不曾透徹在只是認得箇容著硬
過捺將去不知得源頭工夫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此是聖人言語之最精處如箇尖銳底物事如
公所說只似箇樁頭子都粗了公只是硬要去強捺
如水恁地滾出來却硬要將泥去塞他如何塞得住
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一箇心

便是誠才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只是這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閒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去為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 因引近思錄如有兩人焉欲為善云云一段正是此意 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有一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為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 按此條所舉亦是舊本蓋舊本經屢改也

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即說得那箇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說得是蓋知其為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為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蓋庇了嚇人說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謂如人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箇不滿處他却不說是他有不滿處却遮蓋了硬說我做得是這便是自欺却將那虛假之善來蓋覆這真實之惡某之說却說高了移了這位次了所以人難曉大率人難曉言有病不是語言有病時便是移了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說時便與那小人閒居為不善處都說得貼了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者謂如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

之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其舊說忒說閙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

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心廣體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因�larr悃怍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

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如何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嚇人須是他自見得令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

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欺慊兩事正相抵背此之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即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偽不必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為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答孫敬甫

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答吳伯豐

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閒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至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答趙恭父○以上文集三條

右傳六章

問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盡舊來說作意或未誠則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說從誠意去曰這事連而却斷斷而復連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為惡心有得失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所動却未必為惡然未有不能格物致知而能誠意者亦未有不能誠意而能正心者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懥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

問心體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此心便虛

問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

看心有所喜怒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著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胷中且如忿懥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胷

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
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
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
忿懥好樂恐懼憂患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
不得其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
項事可喜自家正喜暮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
事却以這喜心處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
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箇如鑑之空如衡之
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因
說前在漳州見屬官議一事數日不決却是有所挾
後忽然看破了道這箇事不可如此一向判一二百
字盡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像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
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
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懥

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懥好樂恐懼憂患
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流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
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

問喜怒憂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懥乃戾氣豈可有也
曰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
有忿懥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影在裏面
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
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更有當怒底

事物來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
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懥
作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問八章謂五者
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
看文勢大意敖惰只是一般人所為得人厭棄不起
人敬畏之心若把敖惰作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
不當有

黃文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

却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謂忽慢之類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方得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為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以上語類十二條

問宋傑嘗觀傳文論脩身在正其心嘗每閒力自克亦頗得力而敬子不以為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怒中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已者也曰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乃為知所先後

耳荅余國秀　○文集

右傳七章

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懥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為之失正卿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如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才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才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

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教之與惰則氣習之所為實為惡德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之苗脩而不偏於哀矜不失為仁德之厚又何以為身不脩而可以齊其家者乎曰教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

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懇告却便怨之道夫云這只是言流為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

因學者問大學教脩處而曰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教脩處皆在所不答

問大學釋脩身齊家章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脩乎

以上語類六條

身乎

教脩讀者多以為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是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汎然不入念慮者耳然如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為戒則豈真教忽而忘之是使衆

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

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

會莫屑屑問他如何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以上文集二條 答李敬子

右傳八章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

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如保赤子是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

是使衆

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

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

却責民閒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劄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敷教化云欲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看道理不要玄妙只是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以上語類五條

問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八章亦然曰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答李敬子○文集

右傳九章

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而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惡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惡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惡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

才卿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恐便是連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為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如才卿說則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絜說許多才卿不合誤曉老老長長為絜矩所以差也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皆是絜矩以後事如何將作老老說得

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

我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

問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已之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要在毋以字上又曰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又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

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為絜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須是留他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蓄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以上語類五條

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治國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下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答王子合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

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諭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 答陳膚仲

問絜矩之道推己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苟為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為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幾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為恕以此觀之是否曰此段說得條暢 答周舜弼 ○以上文

或問爭鬬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蘧卿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作仁在下便喚作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

然

國不以利為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隳名城殺豪傑鋤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第九章十章齊家治國既已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之理絜度也矩所以為方者也如用曲尺為方者也何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上面人既自有孝弟下面民亦有孝弟只要使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其下便是絜矩若拂其良心重賦橫斂以取之使他不得自遂其心便是不方左右前後皆然言是以者須是如此

後面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事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　以上語類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卷九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涛紹觀

大學三

論或問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

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學且是拘檢住身心到後來克已復禮又是一段事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

是就這此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有覺之覺因及此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略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

是聽得人說便喚作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才知得這是箇不是底心只這箇知得不是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作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

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著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願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

養直是到這裏方喚作極是處方喚作至善處

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人物是有甚人相似曰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

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之事是也看他於已分上亦甚脩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豪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扶持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其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脩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安卿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也曰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是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恁地問到能得處是學之大成抑後面更有工夫曰在已已盡了更要

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

問或問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曰以脩身言之都已盡了但以明明德言之在已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盡如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

性

蜚卿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內或未盡化況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模却是自家本来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来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

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来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强為哉

問南軒謂為已者無所為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因而為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强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

問為已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作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以上語類十五條

或問云然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啟其明之之端也某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為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汚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

故孝述竊疑覺為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答李孝述

問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目願聞其指曰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答李敬子

問或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前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或問於

此章一滾說去否曰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答李尭卿○以上文集三條

右聖經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

問或問常目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

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裡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裡才存得在這裡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裡顧諟是

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以上語類五條

右傳一章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来大段是一箇脩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逾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 語類

右傳二章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僩字舊訓寬大某看經子所載或從小或從才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之恂字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為當如此等處甚於或問中不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

書多然後方見得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来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周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脩飭而益脩飭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氣

象也 以上語類四條

右傳三章

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
不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
却為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
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
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
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為知不至令人
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
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

也虎傷事亦然
問進脩之術何先者云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来亦
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
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
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
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
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
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
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
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
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
心自正矣不然則戰戰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
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
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
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来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

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
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
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
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
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
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
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

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概是如此向来其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偽是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其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

問伊川論戝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耶至於所謂但得謂戝之為言推而戝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耶至於所謂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戝誠猶慮其未能盡知況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裡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天下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

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裡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為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此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

為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已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来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並自知

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且窮實理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可曰不必如此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著故程子云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

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樸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

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徐錄作堅確）其志樸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

其本便是此意

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苟存苟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協之也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為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為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洒掃應對進退皆是少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誠是不欺不妄敬是無怠慢放蕩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謂敬此理又深又說今人所作所為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學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甚好非止為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

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裡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自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裡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即在這裡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是難說喚作難又不得喚作易又不得喚作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如何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作難又才知覺這箇理又便在這裡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裡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問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兩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問所藉以為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為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說掉過這箇上面自有

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即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聖人與庸凡之分只是箇熟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亦造神妙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

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裡來譬如喫果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裡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裡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裡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峰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戔字得向裡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

徧方是儒者之學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徧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

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他亦如何使他無得意只是如此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温公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呂與叔窮理只是尋箇是處上蔡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龜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和靖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胡文定格一件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峰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箇甚麼固是出於一只緣散了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

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我不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概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山說反身而誠却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裡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面求此却錯了

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為人淳故他不聽得而出於衆人之錄者皆以為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之傳為案經為斷他亦以為伊川無此言且以此兩句即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

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已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已有乃強委曲牽合使入来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為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摸空說了曰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箇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裡却恁說次第他把来作兩截看了

五峰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裡来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裡内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裡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裡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内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

做些子明日便休又明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不能奪得他又不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有此據他纔說甚敬便壞了那箇又曰五峰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不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格物以前事而今却須恁地問胡氏說何謂太迫曰說得來局蹙不恁地寬舒如將繩索綰在這裡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寬舒他說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功曲折處都不曾說便是局蹙了

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已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已或即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揚謝游尹諸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鬬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處所以分明好看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峰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

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為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

問延平謂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急卓錄但云伊川說得較快這說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劈開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自是見得快活某常說道天下事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將去又濟自家甚事

李尭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為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設若此事未窮遂為此事所

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為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以上語類四十四條

問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又嘗疑前面反覆論難專以程說為主蓋不可以復加矣至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以口舌爭其辭似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別立一家之意曰他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答陳安卿

示諭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戔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

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五章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郎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自合當為也勉强去做只是心裡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裡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作九分九釐九豪要為善只那一豪不要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於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

以上語類二條

問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後說夫意之誠者既無所不盡真能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慮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謹獨者大不同曰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著力不可間斷耳答陳安卿○文集

右傳六章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

類語

右傳七章

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

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已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已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已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已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已蓋自家身上元著不得箇恕字只恕已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著不得若說道偶然不及寫書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

類二 上語 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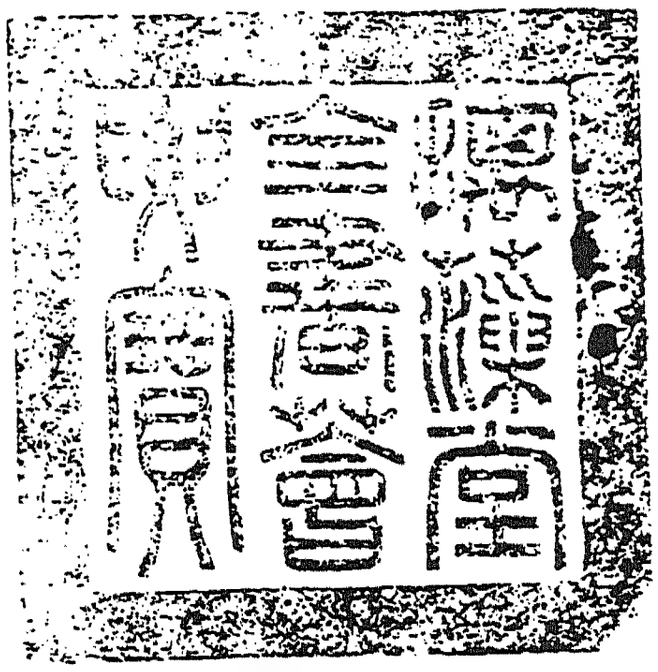
右傳九章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

類二 上語 條

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黎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作七箇人看便自分曉語類

右傳十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御纂朱子全書要 子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

論語一

總論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麽物待學者自

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幹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

訓詁論語須是翫味令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翫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停停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

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

或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案欵相似雖未能便斷得他案然已是經

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礱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以上語類十一條）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某外凡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某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殽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詞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某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

者不易焉（論語訓序）

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令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踐履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慤實事便從此反本還原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

谷江隱君○以上文集二條

學而第一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令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以上語類二條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學雖稼圃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孔子教人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曰未學則可見

學而時習之章

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

敬夫○文集

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
就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
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其備兩說其意可見兩段
者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
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
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以上語類五條
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
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
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學之為言效
也以已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
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
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
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
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
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

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澀危殆而不能以
自安習而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工夫間斷一暴十寒
終不足以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
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與張敬夫論說○文集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
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
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
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
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
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
抵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
自是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
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
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

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曰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為君子時舉云說在已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矣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煆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已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已知則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慍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此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慍否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擴之時習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擴之問多把習字作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

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幹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此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幹曰既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疎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說如何曰也未說到命處為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以上語類九條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其為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汎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故集註著箇大凡也

問君子務本註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為仁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面且汎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便是本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為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著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為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為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

問孝弟為仁之本是事父母凡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為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為心之德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著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曾有孝弟來壁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 以上語類十一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

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脈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為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捞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只當從伊川說記謝上蔡論語疑義○文集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不是別更有仁

問鮮矣仁先生云絶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

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絶無可知以上語類二條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也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

遠言仁錄中所解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
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察夫用力之幾焉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敬夫云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
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
善但恐須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指今無所
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
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
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上文解經正意相雜而
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爾與張敬夫論
○以上文集二條 己論語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蚩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
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
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
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
人謀而不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
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
必須立己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
如此等處蹉過多少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
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
與他改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
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
而不忠乎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
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
頭徹尾底
問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
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

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作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外義便錯了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字本是忠字之註脚今又要討盡已註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為人謀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

人謀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

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

信即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己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

箇甚麽

至之問集註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為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却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以學時習三省固未為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 谷何叔京 ○文集

道千乘之國章

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為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六十四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一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蕪存之以俟知者決焉 谷廖子晦 ○文集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事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

然敬又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耶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是最要緊處

子升問集註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　以上語類四條

弟子入則孝章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蓋人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煎愛矣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

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何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以上語類六條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為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答石子重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不但以為飾而已也答都昌縣學諸生

問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脩已治人之實

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為禽犢以資發冢託真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曰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三條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僞為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

事君能致其身集註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已之私計也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

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粗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以上語類五條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已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

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便盡誠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

問集註謂友以輔仁不如己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己者與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毋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己者亦自可見

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己者令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問無友不如己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

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為友底意思
疑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
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
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
過了日子 以上語類八條

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曰聖賢所
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

捉扶豎起來不如令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
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答呂子約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
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記謝上蔡

論語疑義○以上文集二條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
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
終追遠亦得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
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
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
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
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

能得見簡孫子令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
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
也 以上語類三條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已
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
此意也 答汪長孺別紙○文集

夫子至於是邦章

問溫是恁地溫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

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讓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為衣冠服飾用度之類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讓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伯遊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

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以上語類五條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伊川以為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為先否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谷林德久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偽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

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為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翫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儼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併乞逐一垂誨曰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 答董叔重○以上文集二條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父在觀其志行孝子之志行也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作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概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其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儻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為難能也此說

得之 以上語類五條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來諭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為則可矣何改之有某謂不為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為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 谷何叔京

問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行所為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為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為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為之專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為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己之意乃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曰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為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 谷呂子約○以上文集二條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荅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强人皆是合如此且如

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閒閒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閒閒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則無不安矣曰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如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這處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氣象也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頃以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令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他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

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
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
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
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
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
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
意思故和是樂之本
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
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
箇從容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
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
問集註云云上一節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為貴甚
分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節體驗覺得未通如鄉

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
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
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
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
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以上語類九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
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
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
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
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
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
生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於禮
則必不能遠恥辱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

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是自家理不明
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
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
詰問則無以荅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
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顧
讎由之主蓋當時覇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
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十　四五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為吾之宗主且
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我
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下之薦後
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
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
與之相親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十　四六

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
禮亦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
言語不恁地連纏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是長揖
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為辱今當
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
荅豈不為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
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為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
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
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
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
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
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說得太遠橫渠說
較近傍以上語類七條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
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
終之意也荅廖子晦○文集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

可就正於有道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

語類四條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

曾先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樂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

孔子意作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作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深淺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閒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　以上語類五條

無諂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諂無驕隨事知戒

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為說也

答廣士朋

○文集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問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

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
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
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
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
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上以

語類二條

謹案第十三頁後二行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刊本事訛於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論語二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

問為政以德老子言無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

子之言無為孔子嘗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為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為者未嘗不為依舊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已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事豈有不理賀孫録云老子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以上類四條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説到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

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作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

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爾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作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況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簡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為善而所思有

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中間微有此核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

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是渾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學如游騎不可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知斯可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道之以政章

道之以政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為天下何嘗廢刑政來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

古從底做起始得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

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

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

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

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

至於善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

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

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

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

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

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

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

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

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以上語類五條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

聖人只於己分上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

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

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

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

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

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概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

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

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

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

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趲一步

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

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

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

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

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未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吾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也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

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而不惑却相似

十而不惑却相似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

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某覺見豈有至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

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
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
用思否曰固是且靜坐體認如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
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
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
此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
此說得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
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
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
過耳便曉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
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
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惑知天命耳順却是箇
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
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
吳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
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
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
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

看
蜚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
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
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
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
底事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作學者工夫等級分明
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

問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太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爽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註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敝隔當入大學則亦慢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為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理義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曰細思此意只得作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令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

答陳安卿 ○文集

孟懿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淤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

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為其所得為是如何曰只是合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

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
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令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
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
禮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
知其人之如此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荅
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
曰其他所荅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
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
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 以上語類四條

問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強私家得免
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
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
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為武伯言
尹氏則為衆人言未知孰是曰孟武伯固必有以遺
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
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
荅都昌縣學諸生○文集

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作件事小
心畏謹便是敬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和顏順色以致
愛於親為難曰人子胸中纔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
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愛親之色為難 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
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荅之以色難
曰此說好荅程允夫○文集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概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
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
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眼勞只
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
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

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
先立箇基址定方得

子游為人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
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洒掃應
對子游便忽略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

問夫子荅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
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
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
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荅之皆切其所短
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將數段
只作一串文義看了 以上語類四條

吾與回言終日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兩章而已而
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麽惜乎其不傳
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
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
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麽意思或
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
概是如此良久云於睟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
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
盎背此之謂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註已說
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
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
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
令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
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
說底更無分毫不似

問集註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

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即見其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粗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句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言入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渣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從容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工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若不融一句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在肚裏如何發益體膚須是融化渣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

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　以上語類

七條

問亦足以發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谷程允夫○文集

自考

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為已而讀書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已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觀其所樂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為雖不

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是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為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粗爾

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為或勉強有所為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為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為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為事亦通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略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概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

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怨人而終於自怨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子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作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以上語類七條）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為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答方賓王○文集）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以上語類五條）

問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為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也昌曰此論甚善（答范伯崇○文集）

君子不器章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便是小底君子便是聖人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汝器也喚作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以上

語類二條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為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為子貢發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作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

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 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作一般不與我善底作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會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偏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之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

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為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

問註周言普徧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與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徧比阿黨而已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曰忠信為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小人則為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

而不周只是公私（以上語類五條）

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溥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偏也比偏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答程允夫○文集）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效做便也是學學是自去做思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做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學是自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學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生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為才效其所為便有行意

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以上語類六條）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

思之專主乎探索也答吳伯豐○文集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反間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作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疑於義無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敝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以上

語類五條

由誨女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

或問誨女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

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之為知之章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意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答方賓王）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也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

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

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作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作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己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以上語類）

八條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

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語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　以上語類二條

為政章

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託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　以上語類二條

人而無信章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　語類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

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

雖如秦之絶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

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

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

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

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

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

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

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

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概都

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

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

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

問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

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

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是也曰周之文固可

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

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

不專於從周矣　答黃直翁　○文集

非其鬼而祭之章

以上語類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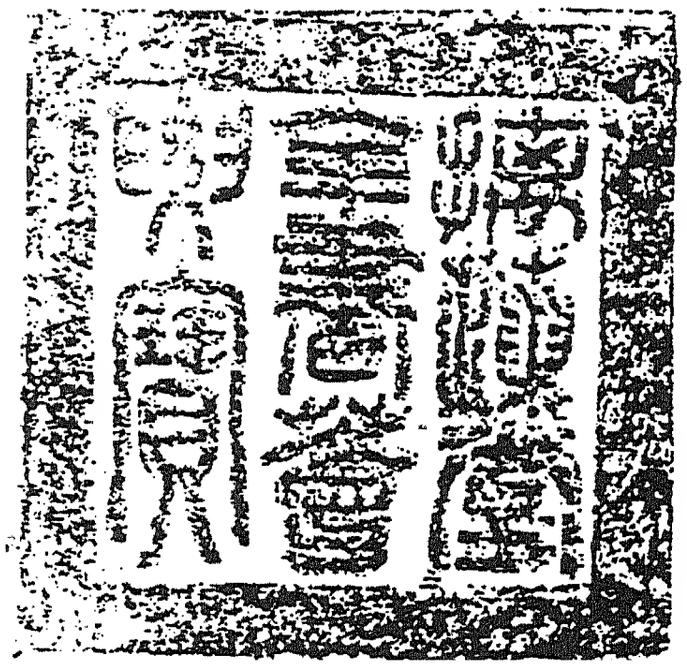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麽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雷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雷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雷亦土地之神之類

五祀皆室神也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以上語類四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論語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答程允夫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以工語類二條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

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為國皆曰如禮何意同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為先則人心感服自無乖爭凌犯之風

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强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强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集註云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譬如無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即無干涉又安得為之用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羔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

實隨即萎落矣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荅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汎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荅本意孔子只是荅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註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堦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

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

胡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闊今但問本似未為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擺治得窒礙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

如楊氏汙尊抔飲之說他是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

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面無收煞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衰麻哭踊之數以為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說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

以上語類五條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十二 六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語類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

語類

問君子無所爭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曰此說甚好 敬夫

文集

巧笑倩兮章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耶然聖人胷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以上語類二條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十二 七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問徵字訓成字如何曰此也有二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魏徵字玄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道有

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以上語類二條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自出之說為正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廣云觀禘祫兩字之義亦可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燕樂相似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以上語類三條

或問禘之說章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曰此

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荅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惟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以上語類）

三條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旁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

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

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
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
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
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
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
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
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
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
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
家心裏以為有便有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
為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
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
便如不曾祭相似以上語類四條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己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
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
夫子媚奧故夫子都不荅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
天則無所禱何為媚奧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
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此語故問曰何謂也
曰恐是如此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
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
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
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
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
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
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
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
聞天下有正理也
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

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為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以上語類四條）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視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畧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畧今法令明倫猶多姦究豈可更畧略則姦究愈滋矣（以上語類二條）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屬者少閒事之錯處都由那

忽處生（類語）

問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蕪或人謂夫子為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

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 答呂子約
○文集

或問射不主皮是絶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 語類

問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為中字不知如何曰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答汪長孺
○文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聞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 語類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 語類

君使臣以禮章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汎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為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

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
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
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
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
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劇
地長久 語類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
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瑟若
沈湎淫泆則淫矣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
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 以上工語類二條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
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
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
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
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以藏之
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為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
却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
周人以栗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聞之曰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
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

諫而追之哉 以上語類二條

管仲之器小哉章

或說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
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
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註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
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
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

蕭景昭舉楊氏曰道學不明而王伯之畧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先生曰恐混為一途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之為知禮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繩墨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以上語類四條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鐘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以上語類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德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

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況其他乎曰然語類

子謂韶盡美矣章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深淺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胷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拯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畢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畢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他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克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

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問未盡善也註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其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渣滓至於感格發露著於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曰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答劉季章文集

居上章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

居上不寬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章

問里仁為美論語孟子註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為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奧義只是擇居而已（以上語類二條）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以上語類二條）

惟仁者能好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註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何荅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絶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以上語類二條）

苟志於仁章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竊謂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便即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

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汎汎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衣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喫著得只是怕人笑蓋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

以上語類三條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箇至粗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更無可得說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粗上不曾立得定更說箇甚麼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何說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粗處說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

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仁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令意脈接續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簀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

周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為次亦只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以上語類五條）

我未見好仁者章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豪髮加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不
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
於已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上事非是
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
問此一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畧有輕重然惡不
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二者以
資稟言之其寬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
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
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
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
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
用力於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
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
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
故用力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
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
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
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
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
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
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
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
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
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說
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
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
上底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
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
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
者亦無之

以上語類六條

人之過也章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仁同過之意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以上語類三條

來諭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為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為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為未盡伊川之說為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為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翫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為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為仁若以為有此三物遞相看覷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匆遽急迫之甚乎答吳晦叔○文集

朝聞道章

問朝聞道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問集註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致一日之知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

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聞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是死便也恁地若在生卻不曾是不合道理處則死如何不會是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間於死生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理佛家却說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

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這是聖人事聞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為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為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强是如何曰這兩項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强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徹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曾子易簀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喚作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簀與不易簀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 以上工語類五條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卑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不濟事 類語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

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不賭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 以上語類二條

無適無莫敬夫云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其謂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謝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

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
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
偏之說也 與張敬夫論語集 癸巳
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
則親比之恐非文意 答都昌縣學諸生 以上文集二條
君子懷德章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
便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

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
甜底又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
好善而惡不仁者是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
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
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
放於利而行章
大段好了 以上語類二條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
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
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
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 以上語類二條
能以禮讓為國章

不能以禮讓為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
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
謂之禮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
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
跽曲拳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
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
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
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
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

這般處也自閎畧以上語類二條語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以上語類二條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

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沒貫處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盡已為忠推已為恕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已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為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註說忠恕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

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胷中流出學者須著勉强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為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却無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其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聖人之心聖人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曰恕字正在兩隔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已及物使各得其所處盡物之謂信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為然何也曰恕字上著盡字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已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別

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細趙至道云之妙蓋一貫自是忠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

得極好學者忠恕形容一貫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然分流四出借學者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

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人不曾子細看爾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學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

曩曩文王亦王自是純亦不已曩曩不足以言之然曩曩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

條幹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

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註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脈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

公謹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忠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為臣推其敬以事君

曾子　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

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工夫於見識上做得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

方以為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

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較彼已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為以己及物矣○答程允夫

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翫之非欲速所能達也

谷曾
樟之

問參乎章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為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為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谷都昌縣學諸生○

八工文集四條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豪便去做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委曲纖悉問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溢跖見之曰可以

沃戶摳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作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麤糟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 以上語類

三條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語類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低峻暴硬要闌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

問集註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將來說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以上語類四條

問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起孝曰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相夷矣答程允夫○文集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曰為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

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闊闊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名已則必至而無失語類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語類

古者言之不出章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語類

以約失之章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語類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上蔡說得好答曾擇之。文集

君子欲訥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語類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鄰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心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是訓文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以上語類二條

事君數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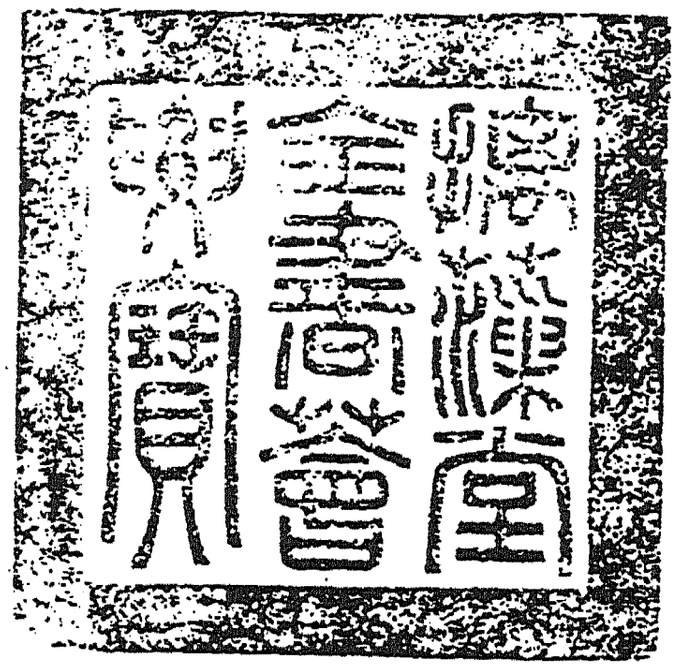
問集註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

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語類）

問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云云某竊以為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曰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答潘子善文集）○

謹案第二十六頁後七行惟仁者能好人章刊本

人訛仁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劉鈺瑛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　四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

論語四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為況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寓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

問子謂南容章集句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以工語類二條

問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為可妻也曰雖嘗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答程允夫○文集

子謂子賤章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概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以工語類二條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語類

或曰雍也章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應他底便是故惡夫佞者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粗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為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以工語類二條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甚透徹故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何緣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即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有一豪未得不害其為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為椽桁已自可矣他不伏作椽桁又要作柱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便是不安於小成也

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緜蔓隱微之間自知之爾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晳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卻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晳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作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卻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

緊要仕與不仕何害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煞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意處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何訾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卻充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奚去

以上工夫類八條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從容然

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為宰後來求
乃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
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
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 以上工語類三條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
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

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
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
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
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
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
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
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
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吾未見剛者章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
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
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
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
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 以上工語類四條

類皆是欲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
剛或者以申棖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
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
好便是慾了安得為剛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
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倔強之貌便是有計
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 以上工夫語類二條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
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 語類

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
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
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諸人恕也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
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
有欲字便以為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
字不知如何曰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
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舍之如此
說則當以解為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
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人之欲文意
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 答石子重 ○文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
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

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
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
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
是未消得理會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
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歎其不可得聞
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
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

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
聖人於易方畧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
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
說那話較多
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
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
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為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
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
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
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道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
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
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
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
處學子路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
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
為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
處却鵠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別項說話
也又曰可見古人為已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
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
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
人唯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姞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
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
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
是他好處

問孔文子之諡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為諡如有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為諡皆無一善而後名之曰幽厲凡二字諡非禮也如貞惠文子膺聖武公皆是饒兩字了周末王亦有二字諡（以上語類二條）

此章固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苔陳安卿○文集）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偶一事如此耳

有伍之類謂為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以上語類二條）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語類）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

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翛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紂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

問五峯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栟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體大不可以一善名須是事事物物皆仁方可以仁許之栟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若子文之忠雖不加喜慍於三仕三已之時然其君僭王竊號而不能正救文子之清雖棄十乘而不顧然崔氏無君其惡已著而畧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能於其小而不能於其大者安足以語仁之體乎曰讀書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說只是一說非聖人當日本意夫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心則其仕已而無喜慍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十乘而不居當不特謂之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令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說仁若識得仁之統體即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豪私意皆非仁如冷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

無私所以不得為仁曰孔子一時荅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慍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

以上工語此類五條

問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所能為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以為忠清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作箇題目猶未免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　荅劉季章

問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為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解云心德全體非事為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為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某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曰此說得之　荅鄭子上

以上文集二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倒不定了

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賀孫曰向看公冶長一篇如微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未甚安曰是如何未安如今看得如何曰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著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是著如此審細如今看

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曰便是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支蔓故學者多看不見這般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恁地平平正正更不著得些子跛欹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却都勞攘了凡事固是著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略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絶如何說得到這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是似閒再斯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曰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答陳安卿）

問語錄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曰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答都昌縣學諸生○以上文集二條）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唯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

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閒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營著力來愚只是沈晦不認為己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也 以上語類三條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

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於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也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被他做得成一家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逐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 又曰避世高尚皆是昔行底人

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煞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 以上語類二條

伯夷叔齊章

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
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
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
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
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都不是惡其惡也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為善今
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
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
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

孰謂微生高直章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煞有將此一段作好說謂其不如
此抗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為此說今煞有此
說昨見戴少望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
言令色足恭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
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醯亦是閒底事只是與
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
要自家取來却作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
何凡人欲恩由已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已出則怨

將誰歸 類語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說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
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
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
皆有兩義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
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
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
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以上語類四條

顏淵季路侍章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為之事子路舉此
而言却似有車馬衣裘為重之意莫與氣象煞遠絶

否曰固則是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强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粗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来做去沒收煞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来做去沒收煞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工夫須自子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教他做子路也

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純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恕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做出來底之善勞是自家所有

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知矜之為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反不伐便著意去解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

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先生問衆人曰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衆人未對先生曰子路所言只為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動靜語默之知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

伊川諸說固皆至當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反有一意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脩為此其所以異也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亞夫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爝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樣著力去做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為事然畢竟以此為一件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此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為聖

門高弟

問顏閔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贊其雖荅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以為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豪好慕之心作為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耶曰聖人所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間只見遜讓故曰斷斷如也注云分辯之意也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

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此而已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胷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胷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以上

語類十六條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改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著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以上語類二條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為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語類

論語五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卻要亦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姿稟較之煩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

問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註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簡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

胡叔巍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

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簡自別是一
項只是揀那緊要底来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樣曰
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樣又曰看他諸公所論只是爭
箇敬字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
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
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内外都貫通行簡是外
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
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内主於敬而簡則為要
直内存乎簡則為疎畧仲弓可謂知旨者但下文曰
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恐
未必如此可也簡止以其簡為可兩想其他有未盡
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
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為善楊氏曰子桑
伯子為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敬居
敬則其行自簡但下文簡而廉伊川游氏楊氏之說伊川第二說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不簡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過既曰疎畧則太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乃所以不簡皆太過范氏曰敬以直内簡以臨人故尧舜脩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為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為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脩己臨下則恐分了仲弓不應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處已亦若待人據夫子所謂可之意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為居簡行簡也尹氏亦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呂氏以為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謝氏以為因前章以發此章之問皆是旁說然於正說亦無妨謝氏又曰居敬而行簡舉其大而畧其細於敬字上不甚切不如楊氏作主一而簡自見曰可也簡當從伊川說

剩却一箇字正是解太簡之意乃所以不簡之說若解文義則誠有剩語若以理觀之恐亦不為過也范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說是（以上語類五條）固有不容處然敬簡自是兩事以伊川語思之可見據此文及家語所載伯子為人亦誠有太簡之病謝

哀公問弟子章

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

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

或問顏子不貳過曰過只是過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只消看他不貳處既能不貳便有甚大底罪過也自消磨了

不遷怒不貳過一以為克己之初一以為用功之處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

問學顏子當自不遷怒不貳過起曰不然此是學已成處又問如此當自四勿起同曰是程子云顏子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來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

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是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問過容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

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曰如此看不貳過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源頭却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遷怒時更無形迹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這也便要如此不得只是克已工夫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却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克已事時時就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

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統體說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晓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說一箇是在生時說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專揀切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盖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啄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盖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

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

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貳過是克已復禮底效驗今又以為學是總說克已復禮又是所學之目也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靜只是舊說

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也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

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作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惟知斤斤然後可以為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泛泛然却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以上語類十三條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辭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與可以無與與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之謂與爾隣里鄉黨看來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處以類相從而別為一章曰此類亦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以上語類三條

問原思為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為一章曰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魯分子賤子

貢回也毋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照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為二乃佳 答趙恭父 ○文集

子謂仲弓章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欽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耳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

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 語類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

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閒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是閒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總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閒事

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

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一
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
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豪私偽間雜夫
子所以獨稱之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
未免有豪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
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
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曰月至焉看得來却是

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
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豪私意間斷這
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
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
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曰月至焉
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
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曰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
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曰又疎到了
問如今之學者一曰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曰一
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疎畧恐仁是渾然天理
無纖豪私欲處今曰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
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
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
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
裏無有曲折曰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
或旬曰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又問橫渠云云文蔚竊
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為主人欲為賓曰月至焉者人
欲為主天理為賓學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
欲存天理為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
矣曰是如此
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
在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閒
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
於內所以為主曰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閒或有入

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
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
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
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
不為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為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
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
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
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曰中之

黑曰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
復思量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浹髓夫子
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拘不轉便下
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
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

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
心與理合而為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
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
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
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賓曰此倒
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外常為客如這一間
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久著去問如此則心不
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畧畧地是

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如何
曰不用著力如決江河水至而舟自浮如說學只說
到說處是不曾時習時習則相將自然說
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
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時日月至焉是
有時從外面入來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
辨者是也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

快充足方始是好處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
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

方有進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未由也已真是著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真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自然要去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才著手推動輪子了自然運轉不停如人嗅物既得滋味自然愛嗅日月至焉者畢竟也是曾到來但不久耳

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何故以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況萬善乎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迥別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伊川言畧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

季康子問仲由章

問謝氏三子於克己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曰世間固有一種號為好人然不能從政者但謝氏言克己獨善說得太重當云修己自好可也

賢哉回也章

問顏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

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又問說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疏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然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問與不違仁如何曰僅能不違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然都得了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

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

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係累耳曰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只是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

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為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為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故伊川荅之如此

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為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豈非顏子工夫至到道

體渾然與之為一顏子之至樂自默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

非不說子之道童

伊川曰毋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為

學為已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止乃已之罪）謝氏曰欲爲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緊切處呂氏發明伊川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之說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為大儒毋為小儒如何曰不可說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今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作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為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豪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問五峯言天

之意 語類

子謂子夏曰章

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為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以上語類二條）

子游為武城宰章

問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

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以上語類二條）

孟之反不伐章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語類）

不有祝鮀之佞章

第十五章凡七說（伊川三說）伊川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呂范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鮮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通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說佞氏曰而字疑為不字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語類）

誰能出不由戶章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

范謝說稍寬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 類語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 以上工語類二條

人之生也直章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其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須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非非本是白直自無許多周遮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

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不須別為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粗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

深遠之說也 以上語類三條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躭到高遠處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御纂朱子全書 二十九

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

其所及而語之也 以上語類三條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御纂朱子全書 三十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

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令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滾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

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

知者樂水章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無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之義釋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吾曰且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某謂如此形容之理會未透自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汎濫且理會樂山樂水直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

惟聖人無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

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晝夜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

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 類五十一條 以上語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自作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樣修葺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 類語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 類語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 類語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

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功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功成甚次第

橫渠云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

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違於道第二十六章凡八說伊川三說今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楊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此則不博文之失二者皆不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伊川第一說曰博學而守禮第二說曰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二事非博文則無以為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為無用約禮云者但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無一貫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顏子博約與此

不同亦似太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能顏子與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無異伊川以顏子之約為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合作知要伊川第三說與第一第二說同但說太畧耳曰此說大槩多得之但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則此章之字亦

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 以上語類五條

子見南子章

諸先生皆以矢為陳否塞之否如此亦有甚意思孔子見南子且當從古注說矢誓也或問若作譬說何師生之間不相信如此曰只為下三句有似古人譬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譬之氣象或問此章曰且依集註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中以為不當見便不說夫子似乎發呪模樣夫子大故激得來躁煩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祖道曰橫渠說以為子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為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箇出路却不必如此橫渠論看詩教人平心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然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

以上語類三條

中庸之為德章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不知 語類

如有博施於民章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

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强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立是立得住達是行得去此是三節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御纂朱子全書 三十九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無內外而言且如修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也

或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某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御纂朱子全書 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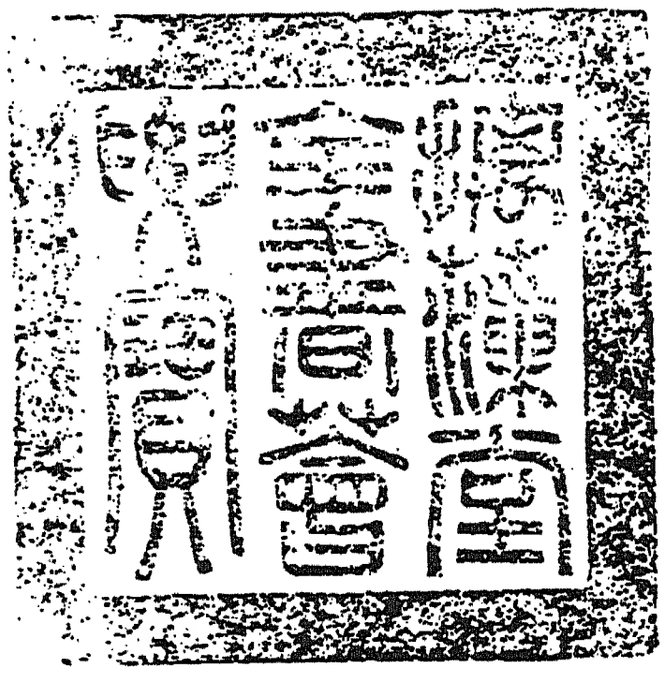
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却只如此說了如是為仁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單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

已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又曰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公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以上類七條

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過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答潘恭叔○文集

謹案卷十三第二十頁後八行問再斯可矣刊本斯訛思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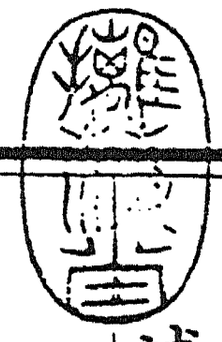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五

御纂朱子全書 子部

論語六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

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著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

蜚卿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恁地畢竟多欠了箇篤好底意思

以上語類二條

述而不作敬夫云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老彭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愚謂平易二字說不著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其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為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等閒說過而於卒章忽為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為之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於本文之指為病亦不細也與張敬夫論語說○文集

默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為不切於己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

僩否如此乃好

鄭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自見得有欠闕處以上語類二條

問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與詳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曰正為合若聖與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

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
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説可更詳之 答劉季章 文集

德之不脩章

或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麽物事如何喚
作脩如何喚作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
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
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言好脩治之之
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説話作自家身上説不

是為別人説問徙義與改不善兩句意似合掌曰聖
人作兩項説在試剖析令分明徙義是做這件事未
甚合宜或見人説見人做得恰好自家還在合宜處
須重新改換方得

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是全體改過略似脩德裏
叔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
説一句便了何用更説四句徙義改過則是十分不好全然
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
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若徙義改不善
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
僻底事徙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
義若聞人説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説
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
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説在裏面學
者皆當著工夫

或問德之不脩一章曰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

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
過是兩項不是説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
七分是二三分不是自家却見得那二三分是處即
遷而就之要教十分是著改過則是十分不好全然
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
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説遷善改過底事
意正相類

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説便是德須著

脩於己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徙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説却相連續也

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豪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以上語類五條

子之燕居章

叔器問申申夭夭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夭夭好貌觀桃之夭夭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以上語類二條

甚矣吾衰章

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寤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寓錄此下云孔子自言老矣以周公之道不可得行思慮亦不到此故不復夢甚歎道其衰如此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者愛恁地説佛老家亦説一般無夢底話

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春秋絶筆於獲麟為志一則動氣意思説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為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

九十歲夫子也十餘想見纍垂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
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
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
事便全體在這一事
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
至於所當為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
耳集注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
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
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
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蓋有
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以上類六條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
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
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

高乃老莊之偏說土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
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答方伯謨 文集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
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
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囫圇一物如老莊
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為之理而求
至於所當為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
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
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
箇坯樸子了
問據於德依於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
勿失仁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
曰然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

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没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雖有歸著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

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成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於我故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孝忠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孝忠若只說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為行依於仁仁是箇主即心也依於仁則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於藝蓋上三句是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來做這箇是游來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藝方得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

是自本無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他不下據於德是行道而得之於已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他不下據於德是行道而得之於已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於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缺者

仁則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亦須游於藝問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於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缺者

此方得他用

後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本而藝其末固不可狥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翫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

此說得自好

以上語類十條

敬夫云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愚謂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病蓋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為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屑畢近之意故恥於游藝而為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曰為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與

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鴈是較直錢底語類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
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
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
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
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
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
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
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為念視之若無反使
人為之悲哀者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
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
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
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變輕
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
以上語類二條

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蓋胷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飫飽臨乎哀戚之
地此心為之感動而吾之哀戚亦興然於食蓋不下
咽矣豈能甘美而飫飽也哭者哀之至弔死而至於
哭必其情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悴中
情之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之退而便歌樂
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真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
人所強為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
情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
之日用間則此事更有曲折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
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
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
則偽難掩力辭而峻拒則又恐咈情而近於硜硜之
信果不知如何為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

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他所與夫送人之奠而與飲胙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曰聖人性情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為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諭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答陳安卿○文集

子謂顏淵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

此八字極要人翫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

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没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

時舉錄云聖人說命只是為中人以下說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如曰有命是為

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

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

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

不消得言命

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之與好謀

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

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

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

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

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閒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

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

能慮底慮字相似以上語類七條

富而可求章

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

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

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

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語類

子在齊聞韶章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

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公

自思量看久之又曰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

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

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

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

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箇

好自然如此耳

石丈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甚據淳

問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

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

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

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説得泊然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説得異亦容有此理（以上語類三條）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惟夫子或不答便作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説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崩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珓珓美玉直截天淵矣

夫子為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子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衛公輒亦於義當立者也以輒當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著本心則便是不仁矣

夫子説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閒不恰好處便未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為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為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説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為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為輒（以上語類三條）

問夫子為衛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衛君以父子爭國夷齊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輒之罪著矣楊氏辨論最為詳盡但輒之罪則在據國拒父無父子之義而叔齊雖有父命乃以天倫為重而逃去之則以叔齊當輒輒之罪何所容於天地間乎似不必引郢以

為說冉有之問其不為郢發也明矣其後說為勝然所謂輒乃先君之命者按左氏靈公嘗欲立公子郢矣輒乃郢讓之夫人立之不知此言別有所據否如所謂崩聵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為至當然猶疑輒之逃避當在靈公既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曰此說甚善答方賓王

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而兄弟為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二條

飯疏食章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為所動矣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

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 以上語類三條

加我數年章

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耦遂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

又為之象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

因學者問學易無大過章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耦一畫是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推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來文王却就畫繫之以辭看來易元初只是畫又曰天地只是一箇陰一箇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吉為善凶為惡又看所處之位逐爻看之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又曰如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著也

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无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氷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胷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胷中寫出這箇理以上語類二條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無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於詩書執禮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恭父云觀子貢此處固足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大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為是言曰詩書只是

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 以上語類二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為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發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辭其實超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為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略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此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默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乎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豪之間隔聖人便是天人則不事理洞然透徹無一豪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

以上語類三條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

幷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答陳安卿○文集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語類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乎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是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語類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語類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纔作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牆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令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以上語類二條

問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己亦天也竄山亦然諸家亦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己某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曰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是推說

餘意亦不可不知也答鄭子上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

語類

子以四教章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十五 二十三

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

讀子以四教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

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緊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功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

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銖因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

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否曰不特此也唯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唯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以上語類五條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

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實問善人有恒一章有恒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概既是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之意故不言擇善也答潘坦翁○文集

仁遠乎哉章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

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著記他終始首尾得失以上語類二條

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某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考之意曰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容別為之說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盡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令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裏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為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裏了　以上語類四條

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答李守約○文集

陳司敗問昭公章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

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語類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語類

文莫吾猶人章

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語類

若聖與仁章

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

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以上語類二條

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教不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答陳安卿○文集

子疾病章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

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特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令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絶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歉然不足者欲姑隨

世俗而勉焉為之然吾心既不以為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為祭之無益某向為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當至誠為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 以上語類三條

問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

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既餒之氣因復為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夭為壽轉禍為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恐心足不相似曰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為之答陳安卿

問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 答程允夫○以上文集二條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 類語

君子坦蕩蕩章

問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只是胸
懷平坦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胸
懷寬廣也曰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答陳安卿
○文集

子溫而厲章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
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
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
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

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
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
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
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
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
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叔器說子溫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
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
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
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
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
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翦商
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詩

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
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
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
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
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
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

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

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

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為至德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泰伯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以上語類五條

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為是所云不示以

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為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答黃直翁

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歎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憒憒

自欺自誑此病不小答楊志仁○以上文集二條

恭而無禮章

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類語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劄眼中便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類語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

毅父問遠暴慢章曰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粗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功曰只是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功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只大綱言

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會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作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閒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著衣喫飯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為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

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某思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這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若籩豆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著曉始得

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以上類七條

敬夫云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辭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辭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愚謂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辭氣而能合理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

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辭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為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有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遠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有不實者矣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遠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遠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以能問於不能章

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盖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儱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

以上語類三條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

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
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
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
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
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
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
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作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
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
霍光當得此三句否曰霍光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
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
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
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
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
弘道却是以弘為開廓弘字却是作用
語類三條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作度量寬容看了
便不得且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為人有
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
蓋緣只以己為是凡他人之言便作說得天花亂墜
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己是可見其狹小何緣得弘須
是不可先以別人為不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
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
弘道却是以弘為開廓弘字却是作用
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
小好事便以為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

之故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

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為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著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為立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

以上語類六條

興於詩章

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

刮来刮去凡有豪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来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来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

亞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著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

敬之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

成於樂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況先王之樂中正和平想得足以感動人

居父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若精別義

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禮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又曰詩猶有言語可諷誦至於禮只得夾定做去樂只是使他聲音節奏自然和平更無說話荀子又云禮樂法而不說只有法更無說也或問此章與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如何曰不然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

脚意思

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以上語類六條）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

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

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機心而生感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為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面方推是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為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坐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授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從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

民可使由之一章舊取楊氏說亦未精審此章之義自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代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況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以上語類三條

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感志所以生也答范伯崇○文集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

東漢之黨錮語類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先生云一學者来問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試商量看伯豐對曰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而喻之如勇於為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此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語類

三年學章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為而為學否曰然語類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為先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

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来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以上語類

六條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錯綜其意始備○答石子重○文集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

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 類語

師摯之始章

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類語

狂而不直章

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梢却無收拾是也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悾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以上語類二條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 語類

巍巍乎章

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間然四章先生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豪來奉己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為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 語類

大哉堯之為君章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

惟堯則之一章曰雖湯湯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覩 以上語類二條

舜有臣五人章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是生拍破一般

或問以為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事殷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

禹吾無閒然章

范益之問五峰說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著知言也不曾如此說

黻冕膝也以韋為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草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帶裳

以上語類二條

以上語類三條

答鄭子上文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諫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

論語七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

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不和唯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唯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　以上語類五條

子絶四章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環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

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已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已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已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已與物私為町畦他們都說人已合一克已只是克去已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為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

問意私意也我私已也看得來私已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絶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絶一便得何用更言絶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著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已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問人錯記了不可知

橫渠之意以絶為禁止之辭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絶而勿為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以上語類八條

絶四有兩說一說為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為孔子禁絶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諭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為明白平易也又來諭毋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

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 答吳晦叔 ○文集

子畏於匡章

問天之將喪斯文文未喪斯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改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

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著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自應以已任之未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盛衰已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緊是看聖賢

所以出處大節以上語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

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温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荅問而言或曰那箇無動靜語默說了曰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

講得以上語類四條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荅問而言或曰那箇無動靜語默說了曰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啟一段相反不憤不啟聖人

待人自理會方啟發他空空鄙夫必著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卓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是要人知模樣（以上類三條語）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已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叩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蒼江澹功○文集）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辭有時亦自諱不得（語類）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

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意豈直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以上類二條）

顏淵喟然歎章

學者說顏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已復禮這箇窮理是開

天聰明是甚次第

正淳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祖道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

難學者也曰然

周元興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絶著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唯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唯見

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郎當了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一步峻絶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揚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這一時勇猛如此却不見迫切到不由也已亦只得放下曰看他別自有一箇道理然茲苦也茲其所以為樂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總著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總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著意又失了總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

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强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 以上語類十一條

子欲居九夷章

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窮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彷彿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曰此說得之 答李堯卿○文集

子疾病章

問子路使門人為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為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作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 語類

子貢曰有美玉章

問沽之哉沽之為義以常例言之則為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為疑辭何也曰哉本歎詞其或為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為疑辭矣 答李守約○文集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箕或以箕子為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雒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 語類

出則事公卿章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為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

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
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
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
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
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語類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
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
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
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
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
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
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
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
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
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
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
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
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
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
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
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問如何是與道為體曰與那道為形體這體字却粗只
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否
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
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閒斷程子謂此天德也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
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

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去得

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大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語類

衣敝縕袍章

先生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已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將這箇作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則忮弱則求人唯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以上語類二條

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忘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曰是答周辭弼○文集

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是

知者不惑章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唯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蔡云莫只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楊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唯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　以上語類

四條

問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答石子重　○文集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作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

蒂時便要去他即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川以為權便是經某以為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為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即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獨不宜乎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即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豪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

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前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著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伊川說權只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為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是常理則得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異以行權此說義與權

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為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以上語類十條

問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為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籍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曰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為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

唐棣之華章

或問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

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

存爾語類

唐棣之華敬夫云唐棣之詩周公誄管蔡之事某按論語及詩名南作唐棣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移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為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為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為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為第幾章耶與張敬夫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十六 三十

詩癸巳論語說○文集

鄉黨第十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著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著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以上語類三條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十六 三十一

第二節

問先生解侃侃闇闇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闇闇為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闇闇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問注云侃侃剛直闇闇是和說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

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以上語類二條

第三節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上語八條類二

第四節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閒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

又整頓則箇 以上類四條 問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贊及執圭
則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躡齊否曰執圭而
升則足蹜蹜如有循自不至躡齊矣 答李堯卿 ○文集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
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作下堂
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
也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
實既下則已不用圭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
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
通信少閒仍舊退逐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
圭也幣帛皮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
夫人凡二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閒別有物
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覿是
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
見他國之君也

第六節

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
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
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
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以上語類五條

第六節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今反以紅紫為朝
服

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
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
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第七節

湛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為湛再入為纁三入為絳
四入為朱 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也緅絳色飾者緣領也齊服用紺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緅為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緑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緑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為中央之間色答張敬夫問目

問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注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辟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有辟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辟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

旁有殺縫也曰此讀集注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辟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答歐陽希逷 以上文集二條

第八節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豪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語類二條

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字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曰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記者

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為正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答陳安卿

問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曰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醯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答李守約

出三日不食之矣敬夫云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某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與張敬夫論語說癸巳論

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之曰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答陳安卿○以上文集四條

第十節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語類

問鄉人儺古人所以為此禮者只為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強壯自無疑忌怯懾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答陳安卿○文集

第十一節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後拜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為人粘泥故說之較密 以上語類二條

第十三節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當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己耳 以上語類二條

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為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為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為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為長蓋為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己之所得與者其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 答向伯元○文集

第十四節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

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汎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第十五節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

第十六節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寽式視馬尾蓋寽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乾隆御題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54

林人民出版社